

懷

祖

國

文藝新潮副刊

懷祖國

第一卷第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文藝新潮社小叢書三

懷

祖

國

吳天著

MG
I266
177

目次

熱帶風(代序)	一
I	
在殖民地	六
懷祖國	一六
失業者	二〇
別	三三
熱之國	三七
南海的咆哮	三三
G A G A	三六

i



3 1774 7100 4

臺灣的女兒 四九

賣花隊 五六

賣『沙爹』的馬來人 六五

那件事 七三

說服 八二

II

無題 九

汽車上 一〇三

擦皮鞋的小孩 一〇五

老人 一二三

懷念(代跋) 一二〇

紀念亡友夏特倫

熱帶風 (三章)

一 熱帶風

當祖國的原野鋪滿了風霜，冰雪掩蓋着荒草，纏出枯枝殘葉的時候，赤道上的居民却仍然對着海邊，在椰林或是吉里樹下乘涼，讓夜晚在露天中過去。

熱帶是沒有冬天的，不用說·連秋天也只在落雨的時候。

熱帶的人是熱情的，爲着生活，中國人曾用血汗開闢荒涼的島嶼。雖然悵惘於祖國的不平靜，可是，他們總是關心着。

現在，祖國抗戰後的中國人在海外活躍，叫囂起來了。於是，我們看見無數捐款，從商人，工人，學生，婦女的手裏運到中國；無數青年用警告，說服，淋烏



(南)

油，割耳朵的方法制裁那些出賣自己祖國的人。

青年們，在熱血中煎熬着，不斷地渴望着自由的新中國，渴望着參加進那熱烈的漩渦。

然而，時候正當冬天，中國是寒冷的，孤島上格外寒冷。我知道熱帶的風不久就會吹來，因為春天是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走近我們了。

春天是藏在冬天裏的。

過慣熱帶生活的人正需要一點寒冷，把熱情變成理智，把活躍變成冷靜，然後再走入溫情的，活躍的春天，迎着大陸上吹過來的風。

二 沈悶

船過香港。

是一個熱鬧的碼頭，街上的行人把牠裝飾成一朵花，花開在女人的衣領上。那些，從內地來的人會告訴你這花的來歷。

由香港到上海，海水變成了黃色，浪花伴着迎面的北風抗拒着海面的船行。

寒氣在逐漸加重的衣服中施行奇襲了。

上海，悶人的暗灰色，像鉛一樣地沉重。

看慣鮮明的紅色，綠色，只感到上海的慘淡，陰黯的天空，泥濘的雨後的地，襤褸的難民便在上面奔走，是一副怎樣掙扎，苦鬥，絕叫的面孔啊！

有人說，最有錢的高等華人都避難到香港去了，是真的，路人的神情便可以看出了顯著的不同。上海彷彿一個俄羅斯的公爵，只有追懷牠過往的繁榮。

不，這中間有着顯著的不同，擊破上海和平的不是酷愛和平的人，而是人所共知的暴徒。只有酷愛和平的人的戰鬥，上海纔能再回到和平。

黑暗與光明消長的期間，我們看到一段沈悶的天氣。不少人為這悶氣的重壓所苦，因為擔負不起那堅韌的隱藏着的巨艱，而追求鮮明的生活去了。

這些人是值得祝福的，他們可以自由地唱出他們所要唱出的歌。如果他們需要而且願意，是可以如意地揮出他們的拳頭，他們可以心貼着心，暢快的說笑。不用隱藏着熱情，互相擺着陰冷的臉。

他們是令人羨慕的。

羨慕他們的人在今日是一種痛苦，因為他將帶着一顆被抑制的心。如果他能運用自己的力量，他是仍然可以獲得幸福的吧！

灰黯的下面常常跟着鮮紅，有誰見過黎明的景象嗎？那正是一個隱喻。

上海會和毗連上海的地方一樣，有着可以預計的明天。今天，人們的臉上正像冬日的天空，閉着嘴，用沈默來互相慰問。

三 春在窗外

由香港到上海的途中，同艙的幾個青年女客，把整日化在吃食和談論跳舞中。那件大而多毛的大衣頗為觸目，令人想到她們的家。

聽着她們的談笑，不禁想到上海的青年。

然而，我是錯了。

今日，看見了一個青年女性。從她鎮靜而堅定的談話中，我彷彿看見她充實而且有力的生活。沒有誇張，也沒有失望。坐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還不滿二十歲的

青年，她已背負起最艱苦的工作，走着，做着，並不多說什麼話。

聽着她的話，我覺得春天已經走到窗外來叫喚我們。幾隻鳥在窗外飛過。我聽見牠們的叫聲。

陽光照在污垢的窗臺上，照在她的有紅暈的純靜的臉上，在這臉上刻着我許多年青朋友童禪的笑。我彷彿失掉了牠許久，今日我又重新獲得了。

到上海是一個短期間，她就要回去。在人們所不知道的地方，她又得埋下頭去。她不是一個孩子，已經是成年的大人了。我知道像這種人有着許多許多……

我恍然回到鄉間，即使有強盜土匪……，可是却有着我們已生根的力量。

我又回到熱帶了，這樣地熱，又激動。

春天的風在窗外歌唱着，我想，是熱帶的風。

① 一種熱帶常見的灌木。

② 熱帶中國青年對付奸商及漢奸的辦法。

在殖民地

一 大戰的前夜

曾被歌美人用在電影畫面上令人神往的「永遠的綠」，在我們面前展開了。濃鬱的橡林依着山麓爬上峯巔，與青色的海似的天空，連接了起來。

赤道的太陽，強烈地撒下他的光線到遼闊的草原上，椰子樹高聳到空中，牠那長臂似的樹葉，正像鑲嵌了玻璃似的，睜着星星的眼睛。

不錯，這是一點也不錯，在夢似的憧憬中，曾經迷惑了不少的人，迷惑了那些年青力壯的人，帶着強烈的野心，遠涉到這兒來。這景色，如今是現實地顯示在我們的眼前了。

馬路躺在烈日下面，靜靜地，蒼老的，像壯年人似的粗大的荷蘭樹，伸他的樹幹到馬路上來，彷彿是幾隻滴布靜脈血管的手臂，上面生長了伏盆子一類的熱帶寄生植物。人力車夫便休憩在那灰暗的陰影下面，等待他們的僱主。

太陽慢慢地升到中天，我們的汗也跟着滲出來了。於是我們跑到一個賣冰的小販那兒，化『一占錢』●喝了一杯冰水，借着這個時間，我和他談話了：

『生意好嗎？』

『唔！』他先是流哈了一下，然後說：『差不多』。

『來南洋幾年？』

『十年了』。

『怎麼樣？生活……』

這句話似乎勾起了他的心事，於是他告訴了我他自己的故事：

他死了父親的那一年，跟他的叔父來南洋的（如今他的叔父老早死了）。因為那時候，國內窮，難生活，中國人正瘋狂地做着到南洋來發財的夢。最初他在

個小商店裏當夥計，後來那商店關了門，他便到樹膠山做工，每天割樹膠，拿得幾角工錢，可是最近因為樹膠價錢低落，又用了『固本』（Coupon），普通的資本案都不願意割了，這樣他便被辭退了出來。結果，他只好借了點錢來賣冰水。

『本來想到南洋來好賺一點錢回國的，那裏知道竟不能夠』。他結束了談話，帶着失望的眼光。

這一個故事，和一班華僑大概同樣，我已聽過不少遍了。

路到了盡頭，轉過彎，當我們再繼續向前走時，右邊峻峭的山坡便傾斜了下來，海便在那兒露出明朗的臉來。這時，嶙嶙的巖石代替了橡林，在水邊為白色的浪花衝擊着屹然不動。

我們到了海岸，這是一個剛建好的碼頭，瘦長的身體直突入海裏，鋼鐵的柱支持着牠，使他昂然地蹲着，冷靜地窺視敵人。

『這個碼頭是剛建不久的，準備在發生戰事時，可以直接運兵，不必經過新加坡。』我的朋友詳細地向我解釋……這地方形勢是如何地重要，如何可以堅守，

控制敵人。戰艦和「皇家」的軍隊可以由此直接登陸。

「那末，那些馬來兵呢？」我問，在此地是有着幾千所謂馬來人義勇軍的。聽我的朋友講，他們每天操練。因此我懷疑起來。

「那是沒有用的：不過裝裝樣子罷了，真正打起仗來，還不是向後轉！他們是沒有戰爭經驗的，而且，他們爲什麼要犧牲呢？拚命……」

他笑了一笑，接着又說：

「而且，也許他們會趁着這個機會，將槍口反轉過來，對子……」

這話他沒有講完，然而我懂得他的意思。

我的朋友是一個包工處的監工，最近他正中了標，建築一間軍營，在離海岸不遠的小山上，

「軍營在那裏？」我問。

「那兒」，他指着一座綠色的山丘，喬木的密林掩蓋了一切。我看不見一點房屋的影子。

『在那樹林裏面』。他怕是看出我眼睛裏的疑惑來了！『確在中間，這樣纔可以避免注意，而且有障礙。等等你便會知道了』。

幾分鐘後，我們已經站在那座小山頂上的即將落成的屋子前面，圍繞着我們的是不斷的山巒，彷彿箍了一個綠色的圓圈。看不出一個缺口。

我們參觀了一下那義勇軍的營房，有宿舍，有廚房，有健身房……每一間總是用鋼鐵做骨架建造成功的。外觀很美麗。我們看見幾個馬來兵正在用布擦着樂器和軍服上的鈕扣。他們的服飾非常整潔。

『他們的生活太單調，每天下操後就只有擦擦鈕扣和皮靴』

『不過聽說他們以後訓練的時候要加多些，瞧！那些就要完成的屋子』！

順着他的手看去，幾間黃屋子上，工人正蹲着工作。

『不久那兒便又住滿了兵士了』。

『在馬六甲』，我的朋友繼續告訴我：『新建了一座醫院，完全採用一種最新的圖式建築，屋頂是橡皮做的，顏色和牠四週的樹林一樣，染了綠色。雖然是醫』

院，可是却完全像軍事機關一樣，地下有隧道，隨時可以改成本營。那橡皮屋頂可以不受炸彈的襲擊！然而，裏面究竟怎樣，工程師保守了祕密，進去參觀的人也無從知道。

最後我的朋友又告訴我，聽說在荷屬的一個島上，有一個極大的礦山，因為怕戰爭時被日本人奪去，（日本人現在在那兒極有勢力），已經埋了地雷，果真到不得已時，便只好讓他毀滅。鄉下正有某些人鼓動土人反英，以恢復獨立的名勾引他們；一面又做着間諜，採取一切的情報……

在這『永遠的綠』的南洋，怕不久將會聞到血腥氣。然而這血的紅色，是染不上好來塲的影片的。

二 蘇丹●病了

蘇丹坐在他的王位上。如今他是不住在高腳的，屋角高聳的木頭房子裏，却住在政府特爲他們建造的，異常美麗的洋房裏了。他們舒適地生活着，在宮中，會有美女跳着擺動臀部的舞蹈，和着單純的音樂歡娛他們，一面他們喝着西洋運來

的紅酒，他們是忘了一切而滿足了。

他們沒有事情做，每天只是過着享樂的生活，實在是，他們也不需要工作做，因為這樣已經很足夠了，他們是不會看到那些悲苦的，半裸着身體，只穿着『沙籠』的，以一點點辣椒便可以吃飯的賤民。

因為當他們將土地供獻給『帝國』時，皇家是允許他們不少好處的，自然這好處只及于蘇丹，賤民是像奴隸一樣被出賣了。

他們保持着王位，忠于『皇家』。這樣，一代又一代地過下去，當皇家需要他們時便召他們舉行一個會，議決那早已預備好了的條文，只要舉一舉手，簽一個字就得了。因為這些條文是只叫賤民遵守什麼，不關涉到蘇丹的身上。

然而，這兒有一個蘇丹，他的名字叫巴興巴亞，今年剛剛是三十歲，最近纔登上王位，當他年青的時候，他認識了一班不是出身貴族的青年，因為在他們一羣中可以獲得許多的愉快，他便常常偷偷地和他們在一起玩耍。這以後，他長成了。他突然有一種要到世界的另外的地方看看的慾望，于是得到他的父親的允許便

到歐洲留學去了。

整整地八年，他在歐洲，他到過許多國家，看了許多專象，逐漸地，他懷疑起來又明白了。最後當他明確地知道他的王國和白種人的國土有着鮮明的不同時，他便回來了。他惟一的思想，便要將在學校裏學來的和看來的學問用在自己的土地上。

在他回來不久，便將這主張告訴他爸爸，可是這快要死去的蘇丹却回答說：『孩子，這是做不得的』，他不容許年青人再說下去，只用年長的經驗做了一個決定。

年青人在表面上是屈服了。

可是，離這次談話不久，那年老的蘇丹却死了，他死得那樣突如其來，因此沒有一個人知道那是什麼病。

於是，年青的蘇丹繼續他的王位了。他帶着一種年青人的氣魄，用他的銳利的眼光常常注意到遠處，每次皇家顧問來時，他總要說很多的話，以至那人很怕

見他，但背地裏却增加了好幾個監視他的人。

年青的蘇丹，發表了他的政見，在政見書上強有力地寫着爲民族的叫喊，全島的人，特別是那個總督，異常驚駭起來。

不久，全島的蘇丹要舉行一個聯邦會議，討論一些事情。這年青的蘇丹，帶着欣喜，籌思了許久，最後決定了在會議中的提議。

會議舉行了，一共出席九個蘇丹，除了一個祕書和顧問外，全是馬來人。開會的秩序很好，其實，與其說很好，倒不如說很呆板，因爲，在會席上，沒有一個人講話，九個人便是九塊木頭，呆在那兒，當政府代表（即皇家）宣讀新條文時，沒有一個人講話，大家全屏息，用一種失神地，平靜地，滿不在乎地，被屈服而變成憂鬱的眼光對看着。

不用舉手，這是無問題地通過的，只等大家簽一個字。

會議席上死一樣地沈寂，主席像教堂裏的牧師一樣，僵直地站立着。

然而，在這時候，却有一個雄壯的聲音叫出來了。

『主席』！這聲音像是在山谷中怒吼的雄獅一樣。正是那年青的蘇丹，他怒容滿面地叫着：『我們不能簽定這個條約，對於我們民族，是有着極大的妨害的。我們大家要反對』！

這聲音，比一個春天的雷鳴還來得響亮，大家瞠目而視，只聽他演說下去。會議席中立刻起了一點騷動，有幾個蘇丹在切切地私語了。

年青的蘇丹抑揚的演詞，有力地把他的意見敘述完了，便坐了下來。

主席尷尬地僵立着，這時那個皇家顧問，便低低地向他又說了兩句。

於是，主席向他們說：『今天時間不早，散會了！明天再談』。

但是這會在第二天却並沒有舉行，條約却實行了。至於那年青的蘇丹却由一個皇家醫生證明，說是有精神病，非要轉地療養不可，因此他的蘇丹的王位便由他的弟弟代理了。

他被送到歐洲去，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底細。據那說船是在暗夜裏出港的。

●蘇丹 Sultan 熱帶地方的土王。

懷 祖 國

爲了這永遠不息的，炎炎的赤道上的太陽，我不禁想到那晶瑩的，遍蓋了原野的白色的雪。我願意嗅着帶有稻香和血腥的晚風，我願意嘗着灰黃的饅頭，我願意住在污垢的，苦鬥的人羣之中，只要能 and 他們呼吸着同樣的空氣，做着同樣的事。

祖國，啊！他曾在鬥爭中，而現在仍然在鬥爭中啊！

如今我坐在寂靜的海濱，極目望不到祖國的土地，但在蒼冥的遠空，似乎有着祖國的海岸線。

這正是一個有霧的清晨，融和了的水天迷濛着，隱約地顯現在杉樹的針形葉

開，拂拂吹着的是飄盪來去的曉風，海水沖擊峭立的山崖，飛濺出白色的浪花，飛到空中，又落到海裏。

我望着晨風中椰子樹的長莖，恍惚正回到了故鄉，遇到兒時的一個摯友，他犧牲在一次血戰裏，爲了祖國的生存。

而我，曾到北地——那常常鋪滿了雪的嚴寒的地方，又從那凍結的北方跑到永遠是綠的赤道線，但是，我忘不了祖國。

我忘不了祖國，正如我忘不了母親一樣。

赤道，上沒有春也沒有秋天和冬天，單調的熱，和單調的熱的長夏蒙蔽人的聰慧和長遠的思慮。

懶懶地，那黑色皮膚的，在馬路上除草的吉寧人，懶懶地，那繫着『沙囊』的婦女，懶懶地，那蹲在馬路旁邊的嚼食檳榔的馬來人……他們，他們不知道……什麼也不知道啊！

可悲的正是那個不知道，這樣地，他們已經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年頭，多少年

生活在迷糊的日子裏。

每到夜晚，我聽到那哀淒的歌，便想到他們脆弱的靈魂，即使沒有敍之于口，但誰也不能抑止。那像是向上天求告的哀訴。

像炊煙一樣，這歌曲叫着又叫着啊！

在烈日下，他們默默地，忍耐着什麼『未來永劫』似地，不說一句話，向前走。我知道他們並沒有完全死去。

我是不能再忍耐了，這烈日，這懶懶的迂緩，而且，我是有一個光明的祖國，有一個故鄉。雖然遭了敵人的蹂躪……

我厭倦了芭蕉樹的大葉，吉里樹的清朗的樹梢，還有這刺激人的，永遠不下去的白光，即使在夜晚，我彷彿仍然看見牠。

啊！雪，我希望有一陣寒風，吹來大陣的雪花，使我的身體驟然冷縮起來，可以清清爽爽地去懷念我戰鬥中的祖國，懷念我的被佔的故鄉，記起我的已往，然後我便像一個睡了一場覺的人，又醒轉來，揮動我的拳頭。

並且，像往日，我將同朋友們談論着，計劃着，工作着，融和在一起，確像炭爐裏的炭火，發出光輝，在每個動人的舉動裏。

一想到故鄉的可悲的冬日，真的，我該走了。

告別了椰子樹，阿達樹，永遠綠的草地，永遠動着的海，走到有着冰雪的地方，像一團火，帶着熱力，但並不帶那令人窒息的沈默。

● 椰皮吉寧女人所穿的衣服。

失業者

我躺在一株高可參天的老橡樹下。灼熱的熱帶的太陽，穿過濃葉的隙間，照在我的短袴上。微風搖震樹的枝柯，又吹動鋪在地上的，永遠碧綠的長草。我聽見林間的鳥叫，又聽見蜥蜴竄走的悉悉的微音。

我的頭枕在樹根較高拱的一塊地方，因為這樣可以看得遠闊些。

在傘形的橡樹和廣大的地平線中，展開着一片異常青翠的藍天，正像中午的海，懸掛在空中，鑲嵌着白色的雲塊。

隨手撥動含羞草的嫩葉，看着牠怯弱地合攏來覺得異常的可笑。反覆地玩弄着，心理却想起另一些事：想着燄火中的家鄉，那被迫饑餓着的親人……

眼前四野荒蕪着，樹膠工人已經許久沒有來這裏剷除雜草，疏清溝道或是割取膠液。却讓橡樹爲蔓草所遮蔽，枝條不合理地生長着。有幾顆樹身竟懸着心形的寄生植物。像是多子女的老嫗，她的子女全附着她的枯老的身上。

荒涼的錫鑛場的坑谷，深陷到地中，我一俯首便可以看見被鑿開的山崖，顯示了大地的筋肉——黃色的黏土層和灰色的錫泥。

看工住的和裝置機械的「阿達」屋，靜靜地立在一旁，深入泥土的長鐵管，却不再做牠吸取錫米的工作，已生了鏽。坑底的溝渠，乾涸着，只可以使人懷想到無數的工人曾在這裏揮動他們的鋤頭，一鋤一鋤，將含有錫米的泥水鋤入溝內，唧筒的長鐵管吸到肚裏去，再送到像是長橋的「頸上鉤」裏。

洗錫米的地方，曾有過無數紅頭巾的女鑛工忙碌着的，在太陽底下，彷彿燃燒了起來。

然而，這一切現在是不再動，不再有了，整個的鑛場，確像一匹死在戰場上的戰馬，牠的肚皮被野狗吃空了，只剩了一個被太陽曬乾的空殼。

水池擱在沙灘上，一動不動地映着青天，和藍天上的白雲。

我望着這死了的鑛場，昨天，今天，……睡在老橡樹下，想着同樣的問題。

我看着草莽，坑谷，水池和洗不掉的藍天。我看着往來于橡樹莖上的黃色的
螞蟻和橡樹上白色的斑點……

憧憬那熱烈的生活，也許明天我可以投身進去。

越過海洋……

① 阿達，熱帶植物，其葉可蓋屋，簡陋的屋都如此建造。

② 含有錫的泥叫錫米。

③ 採錫所用機械。

別

我不會忘了那個朝晨。

那個晴朗的，輕快的，椰子林裏搖曳着微風的朝晨。

太陽確如往日一樣，照在平坦的，迤邐到榕樹旁的吉寧廟的草坪上，照在裝飾了獅頭的噴水池上，照在穹隆形窗門的禮拜堂屋頂閃光的十字架上，照在平靜得令人起空幻之感的小河上。

芭蕉樹展開那孔雀翎似的大葉，鳳樹的灼紅的十字花，像不知是誰撒下滿山的朵朵的小火焰。

山麓是靜穆的，爲永遠的青翠所包裹。鄉村的小道上，有幾頭牛拉着雙輪車

走向橡樹林裏去，車上有一個望加里人寂寞地望着遠處，並不呵叱那行動緩慢的牛。中國商人却匆忙地爲了他們的工作，急急地向前走着。

.....

我，一個走遍了不少地帶，應該忘記一切過份的感情的青年。就在這一個碧藍的熱帶的天空底下，帶着寂寞和隱隱刺痛心情的傷感，走向小城市的車站。

在我的後面，正走着幾十個比我更爲年輕的青年，他們都各各合着一顆悽愴的，惋惜的心。因爲我們相處將近一年的時光了，現在他們却終於不能挽住，不得不走的我。

我們是相愛的，像兄弟，姊妹。

然而，一個可咀咒的勢力，却降臨到我們中間。

於是，我的年青的朋友們——以一種童稚的苦臉望着我，隨在身後。

靜默着，走在平坦的柏油路上，不知什麼地方傳來氤氳的白蘭花香。趕路似地，我們疾行，沒有誰說話，只有時或揩拭額頭上滲出來的汗珠。

一切熱情的話已經說遍，現在是用沈默來思索了。

車站是像其他一切小車站一樣，低矮的月臺，疏疏落落地站着幾個吉寧小販，搬夫，和乘客。站長拿着揚旗，走過栽植了熱帶花卉的懸掛在屋簷的盆子之下，那裏面的綠葉幾乎觸及人面。

站在鐵軌的前面，看着展開到遼遠的叢綠中火車來的那一端……

在我的記憶中，可以喚起那類似的，相像的追念。

……

滾滾急湍的黃浦江，碼頭上曾立有朋友的熟悉的影子，許多惜別的話，化成了晶瑩的眼中的凝視。

『再見啦！』

像並無深情的朋友一樣，然而我懂得那親愛的眼睛，我們仍然會相見的，只要在無異的線上走，生活雖然複雜，如果是一個趨向，那不會統一嗎？

即使以後不可以再見着，却又有什麼呢？

彩色的長紙條飛在空中，揮着手絹的手終於垂下了。熟悉的眼睛與熟悉的祖國的城市在眼前朦朧起來，連矚目的晨光中的高建築也不見了。

『努力啊！……』

不會忘記了這話，在熱烈的心裏。

……

車來了。

我分握着每個青年朋友的手。我受着這種超乎人情的寵待，已經不止這一次了。

然而我不敢看他們的臉，因為我知道幾個女孩子已經讓淚水浸了眼睛。

我的頭迎着早晨的風，只很不自然地說：『努力啊！爲了我們大家』。

車站是靜立的，屋頂的大鐘指着八點，熱帶的太陽分外有力地照在一陣陣擾動後頓形冷落的車站。（我想）小紅花正點燃了車站的屋簷。

我是已坐在車子裏，埋頭沈思起來。

熱之國

東經二〇五度，緯度〇，馬來半島，斜倚在中國海和馬六甲海峽中的「熱之國」。

從早到晚是如火的太陽，從春到冬是如火的太陽。太陽，太陽，一直照射着赤道，照射在赤道上的「熱之國」。只有夜晚，太陽沈沒在海的地平線之外。於是晚風帶着涼意滲透整個空間。

「熱之國」裏的人是不愛太陽的，他們爲牠那燒灼的烤炙的光耀所苦。如果說是光輝，毋寧愛透明的，藍色的夜，碧玉似的穹隆像清澈的海；星星閃動璀璨的眼睛，確是顯光的寶石；沒有微雲，如果有，那便是鑲着藍衫的白紡，一股泉水

那樣地湧現在藍色的海上。

海是沈靜地，躺在港灣裏的海水彷彿睡在慈母懷中的嬰兒，那做爲慈母的臂膀的長隄，伸在海中，一直到樹有燈塔的盡頭。

於是，藍色的陰影搖晃在海邊，在樹下，在街上，在建築物的下面。

音樂起來了，在椰子樹或是低而婆婆的吉里樹下，孟加里●人坐在那棕繩穿成的網形牀上，一面敲着像鼓一樣的樂器，唱起向上天企求的宗教禱文來。

馬來人却用着斑鳩(Banyo)或是吉他(Guitar)唱着悲涼的情歌。有時只用一面鼓。那些青年人是絕少想到明天的，他們對於今天已經是非常滿足了。

至於中國人呢，他們徘徊在海邊，或是坐在馬路邊的店門口納涼，如果高興，他們便拉起尖圓腔的潮州胡琴，另外的人便唱着廣東調，福建調，海南調……如他們所願意的那樣。

夜晚在『熱之國』是這樣被痛愛的。

夜晚是顯得這樣和平，活躍，生動，人們坐在草地上，仰看碧藍的星雲，觀着

大地的馥郁的泥土氣息。蚱蜢，蟋蟀，混雜着蚯蚓掘土的細微聲息。在靜穆中還有小草發榮滋長，蘇展向上的生命的微響……

到了早晨，新鮮的空氣又在樹林灌木草坪上灑上了一層嫩綠，這蒼翠的綠色是永遠不變地，塗抹了小山，塗抹了叢林，更塗抹了原野的草坪。到處是青葱的，長草的草坪柔軟得像被染的地毯。孟加里人一手拿着手杖，一手摸着濃重的鬚髯在上面牧牛。

花不斷地開着，濃紅，深紫，重黃……一切強烈的，觸目的顏色，在日光下漫布着，確像馬來人穿的上衣和沙龍，吉寧女人^①穿的飄動的衣帶，沒有秋，更沒有冬天，菩提樹一面在根旁叢集着橢圓的落葉，一面又生出青嫩的新枝。春天和秋天荷蘭樹用細小的黃花滿綴在頭上，讓清香激動每個路人。即使那樣蒼老，長年為大葉的寄生植物所纏繞，但仍然那樣活潑，每年戴上兩次花冠。

榕樹的鬚鬚一直垂到腳下，映着水，是那樣的龐大，莊嚴。

芭蕉正展着孔雀開翎時扁大的圓葉。

濃綠的山，濃綠的野，濃綠的生命啊！

天還沒有黎明，橡樹園裏，膠工們已經在頭上頂了瓦斯燈拿着坭刀①開始割膠了，爲了抵禦那叢叢的吮血的蚊虻，他們更要帶着煙火。迅速地揮動着刀；在那割過的刀痕裏，流出白色的乳汁，流到白色的小磁杯裏。

太陽升起來了，照着男子的頭髮，照着女工被風雨剝蝕變成桃紅的頭巾。於是他們喘息着，計算自己的工作，更想到今日的工錢。在風雨的日子裏，他們便愁苦着臉等待天晴。

鑛場通夜燈火，機械叫囂着發掘着含有鑛沙的泥土，鑛工像螻蟻一樣，運用力量搬運或淘換鑛石。朝晨又開始了大規模的製造，機械和人融合了起來，爲了那地下的富源，流入頭家②的倉庫，血肉會犧牲在剝那之間，無聲無息地。

樹膠工人，黃梨③工人都在清晨走入要消磨一整天的工廠。在那裏純粹地工作。同時，商人也下了鋪板，迎接一天中最早的客人。

黝黑的吉寧人穿着紅背心灑掃馬路，人是看不見那黑色的面孔中所有的表

情：人把他當作椰子樹，他們有的是吃苦的，健壯的，如椰子樹一樣細長的瘦腿，在那上面，他們不斷地負重；有時，他們在烈日之下，揮動長柄的鐮刀，割除過長的叢草。

孟加里人莊嚴地在看守房屋，對來人行着朝晨的敬禮。

馬來人呢，他們疏懶地睡着，不想動一動，除了在白種人面前管事的少數。

只有白種人在盤算着一切，指揮着一切，像是大地的主人。

世界的風，用不景氣的慘酷面孔，刮到『熱之國』。爲了生活，中國人，印度人，馬來人，雖仍然想做工，但却不得不停止，在苦熱中滲出汗來了。

總有那末一個必須要用思想的時期逐漸走近，牠迅速傳染了每一個不同皮膚，不同言語的人。然而，張着期待的眼睛，他們企求着第一個站立起來的人，等待着他們，給他們那必須的助力。

像『熱之國』的雨季，橫灑了過來。

中國的吼聲傳過中國海，一直把浪花的飛沫打到赤道上。於是，工人們念着

母親的名字，用狂喜啖嘗這飛沫；印度人叫着尼赫魯^⑤的名字追隨着他們的後面，鎮靜地踏着大步。疏懶的馬來人也張開激動的眼睛了。

第一個敵人，共同的敵人，像回教裏的惡魔，被他們惡咒着。

「熱之國」是厭惡太陽的。

仰着頭，他們迎着北方襲來的涼風，他們在涼風中舞蹈，於是，他們感到那常綠的山，碧色的海，透明的夜的天空，牠們的可愛是他們可以用手觸及的了。

① 印度人之一種，即上海站岡的紅頭阿三。

② 印度人之另一種，被稱爲最下賤的，專役苦工。

③ 泥刀，即割樹膠所用的刀。

④ 主人及富有者的尊稱。

⑤ 即菠蘿蜜，植物果品。

⑥ 印度民族運動領袖，印度人都尊敬他。

南海的咆哮

曾經有個日子，星加坡的中國人，印度人怒吼起來了。不爲了什麼，只要表現一種力量，足以支持那第一個站起來，面對着侵略者的巨人——中華民族。

青年們叫着，跳着，唱着，互相熱烈地傳播着消息。

那是一個奇異的日子，東方的古老民族——印度，遵照他們最高領袖尼赫魯的規定，虔誠地聚集在援助中國的旗下。正是一種宗教，他們信仰中國的復興，確如吉寧廟做晚禱時，相信自己民族的再生。

當『熱之國』裏的土人還耽於逍遙的生活中，印度人却在莊嚴濃重的鬚髯中，在黑而瘦削的腿上，像兄弟一樣，開始用他們黑色的手緊握着中國人。

太平洋的風暴捲着浪濤，衝過赤道。生活在平靜中的人，習慣於永遠的天藍的，濃綠的生活，如今是在吃辣椒之外，找到了更強烈的興奮劑……

不像海潮有退息的時候，情緒是一直向上地湧漲。

在那黯黑的晚上泛出閃光的微笑，中國人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可以痛快地呼吸，顯得那樣驕傲，光榮。他們可以叫出所要叫的響聲，自從祖國響起了第一聲抵抗的砲之後。

青年們跳着，唱着，叫着，把消息放在臉上。一九三八年的一月十九日，團結了全星加坡的中國人，印度人，還有其他各國人，像一條長蛇，蜿蜒在街路上。

那是一個奇異的日子。在草場上，晴朗的天空中沒有一點雲，克利福的碼頭（被人通稱爲『紅燈碼頭』的地方），簇擁着各式各樣的人。

有一面最大的旗子，用竹竿在兩旁扯直，那上面的紅字，黑字，長長的寫了一大串，他告訴行人，這是一個什麼意義的集會。

有印度文，馬來文，甚至日文，中國字是當然的。

許多面小旗子插在手掌中，寫着呼喚似的話語。

赤道上的天氣，今天現得格外晴朗，每個人臉上發着光，發着異樣的光輝，沒有一次足球比賽會像這樣嚴肅又安靜。

拿着竹布旗的是黝黑的異種人，爲了這是印度援助中國的日子，印度人願意犧牲一天的工作，站在行列的最前，迎着朝晨的太陽。

從來沒有過的行列在街上走動起來。跳躍的，生動的。清新的海面吹過風來，吹過馬路，橫街。

路人們用興奮的臉色迎接他們，小孩就用鼓掌。

站崗的印度人注視着行列中的自己的同胞，心裏行着敬禮，臉上現出興奮的微笑，揮着手，彷彿要叫出口來。

朝晨，在最快的速度中逝去，太陽又以強烈的光輝曬着流汗的身體，握着手顯得更加黏膩，似乎要融化了。

穿過街心的長列是越變越粗，越變越長了。於是，手車，腳車，甚至慣帶着傲

然的态度穿來穿去的汽車也不得不停下，觀看這莊嚴的行列。

在一個荒亂的草場上，隊伍集合了。爲了整齊，用人的手接連的圓圈做成一個團體。

在當地的馬達●給紅毛人率領着排隊前來的時候，行列中正在舉起了鮮豔的國旗，在不斷的掌聲中，高舉着。行列中沒有人感到恐慌。

講演開始了。先是印度人，用印度話講，像一具火把，在火把中揮着拳。即使不瞭解那內容，聽的也仍然興奮得幾乎把身體跳到空中，更用中國話來響應。

每一張熱烈的面孔都像要講出心裏的話，而心裏的話又是一樣。就在沈默中，也似乎仍然聽到對方的心聲。

馬達監視着，但是爲熱烈所感動了。

「每個人都有他的國家啊！」他們不禁想起來：「什麼時候，自己也可以暢快地參加在這中間？」

赤道的太陽走到頭頂，但是講演還沒有完了。各式的人物用各地的土話說出

他心裏所要說的，甚至完全聽不懂的話，可是却仍然說着，聽着，叫着給那聽得懂的人聽。

沒有風，羣衆只用衫袖揩拭額面。

報館的記者站在樓頂向羣衆拍照。

這真是一個奇異的日子，從來沒有過，在平靜得像湖水似的赤道上，有着激動的浪潮。這浪潮由各種人做成，激盪到頂點。

「熱之國」的平靜被融化了。

●馬來語警察。

G A G A

人家都叫他做G A G A，他自己也這樣稱呼，比方說：他會對人這樣講，『你們以為G A G A會怕那些人嗎？』好像G A G A是另外一個什麼人似的，這末着，G A G A這個名字就定下來了。

G A G A這個名字的來由，誰也不能確切的知道，但是，據說有一次G A G A去看電影，那是一張他所熱愛的野獸片，裏面有一個野人經常發出一種可異的聲音，藉以使野獸懾服，於是他學着了，回來便叫，叫得很像，那便是：

『G A — G A』

G A G A這名字一被加在他的頭上，於是他的真名字便迅速地被人遺忘了。

G A G A的家，靠着海，他常常和一羣青年的朋友跑到海裏去游泳，把皮膚曬得漆黑，好像土人差不多，本來他就生長在土人中間，要不是他的爸媽常和他講一點中國話，他怕永遠也不想到和他們的不同，他講着滿口土話，中國話只有在家裏纔講。

很小的時候，G A G A便被送到當地一個英文學校裏讀書，他的先生是一個吉寧（印度）人，很凶，常用鞭子鞭打學生，G A G A很怕他，但是他却在他那兒學到了一點英語，因此，他的英語裏，有着印度話的捲舌聲和重音。

G A G A的爸爸離開中國已經靠三十年了，並不認識字，可是憑着他的刻苦和不斷地努力，不久積了相當財產。他最初只是一個趕牛車的，然後集了一點資本到鄉下去做小生意，和土人兜搭，用一包火柴甚至可以換到半羅榴槤，於是逐漸發起財來，買了幾百格樹膠山，又參加了錫鑛的開採，這時可以算是他的黃金時代，可是不幸却來了，在一九三〇年，世界不景氣的浪潮捲到這素稱爲黃金地帶來，於是樹膠山虧了本，錫鑛停了，但是他終竟是個有能力的人，不久還依靠

他原有的一點資本開了一月店鋪。

G A G A 是不知道有中國的，如果有人問他：

「G A G A，你是哪兒人」？

「我……」他瞪了一下，結果纔說：「我是福建人」！因為他想起了他的
爸媽總講福建話。

「福建人又是那兒人呢？你的祖家」？

「福建」？這題目把他難着了，他便查查他的記憶，突然記起英文地理，於是說：「祖家是倫敦」。

當別人哄笑起來的時候，他的眉毛揚了一下，擺擺手。他想，大概是說錯了，也就隨他去吧！他又跑去打羽毛球去了。一邊叫着「G A——G A」！

G A G A 的身體好，短而健壯，胳膊上的筋肉，一楞一楞的，他老是歡喜把兩臂撐起，樣樣體力，自己很滿意，或是做一個打Boxing的姿態。

他沒有愁的事，除了他爸爸把他零用錢遲付了些時的恐慌。他的臉老是裝滿

歡樂，不斷嘻嘻地笑着，不管是爲什麼事總是那一副面孔，眼腫很黑，下顎突出，跟土人一樣，老是穿着那件短袖有色襪衫，每天在沖涼的時候，總是唱歌，一面聽見水沖在身上的聲音，一面聽見他唱歌，沒有一個終止。

到處都是G.A.G.A的朋友，咖啡店的夥計，冰水攤小販，賣沙爹的老頭兒，賣家強布爹的吉寧人，統統和他要好，因爲他是一個極爲慷慨的顧主。經常和他們有着來往，而他，把任何人都當做最好的朋友，一講起來都是笑嘻嘻沒有個斷頭。

「G.A——G.A」，他走到那兒，總有人和他談笑，他很愉快。

不知道是從什麼日子起，G.A.G.A變了，他碰到人便說：

「唔，我們是中國人，就要愛中國」。

遇見馬來人，或是印度人，便說：

「家溫，家溫，幫助中國打……」！

據說事情是這樣起始的：有一個大埠頭的人到這兒來講演，地點是在一個

小學校裏，G A G A 老早就聽說中國打仗。對於打仗他是很模糊的，他只知道很可怕，有一次他在電影上看到打野獸，他想打仗就是那樣兒。

「G A G A，去聽聽他講什麼？」一個朋友說。

沒有什麼不可以，他去了。

那個演說的人年紀很青，正在揮動拳頭：

「……我們不能受人欺侮，我們要抵抗，使得中國成個獨立的國家，中國人到那兒都不被人看輕，我們是中國人，就要愛中國……」

——對啊！我們是中國人就要愛中國！

他馬上學會了這一句。

講演完後，那人把隨身帶的照片給大家看，那全是中國人被慘殺的景象。G A G A 看着看着，忿怒起來了！

「I Say——幹他老母，我們是中國人，就要愛中國！」

G A G A 有許多朋友，馬來人，吉寧人，孟加里，錫蘭，亞刺伯……大家都喜

歡親近 G A G A，因為他對任何人都要好，在他的眼睛裏並沒有國界的分別，只有願不願意和他一道玩耍的區別。但是最近他却感到了一點兒不同，因為當他和他們反覆講那救國的大道理時，馬來人和印度人的回答是有點相差的。

『這是中國的事，關我們什麼？』馬來人說。

『我們一定要幫助中國……』印度人說。

於是 G A G A 懂得了朋友中間不完全一樣，可是他仍然和他們講，要他們愛中國。

『你知道一件事嗎？』一天，一個吉寧人，跑來對 G A G A 說：

『什麼？』 G A G A 問。

『幾個……暴徒在做一種……一種什麼藥，將來可以轟壞人！』

『真的？』 G A G A 吃了一驚，他想，這是一件新鮮事，不管究竟怎樣，這一定是件不好的事，於是他跳了起來：『我們去看看！』

他們向一個鑛山附近跑去，一到了山脚，他們便躡手躡足地走過許多小

路，在一間小屋前停住了。

在吉寧人的引導之下，他們轉到屋後，從阿達屋的木板縫裏，G A G A 看見幾個人圍着一個熊熊發光的火爐工作着。那些人有着濃重的眉毛和矮而強健的身軀，於是他知道這是什麼人了，然而他們造的是什麼東西呢？他想了半天想不出。

裏面的人似乎發覺了什麼，一個人停止了要走出來。

『走吧走吧』！於是 G A G A 拉了那吉寧人跑了。

他們一直向前沒有停留：

『這事情不好，他們做的是什麼呢』？G A G A 說。

『那是一種可怕的火藥啊』！吉寧人睜着一雙雪亮的眼睛，牠們在黑暗中發光。『這是大家不知道的，我前天上山走錯了路，走到一個地方，聽見裏面有聲音，一看可不得了，他們是在造火藥啊！我懂得的，這種事，馬達一定不贊成』。

『對了！我們去告訴馬達去』。G A G A 跳起來。

在馬達寮^①裏，G A G A氣喘喘地說：

「……他們……他們造一種火藥，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救中國」。

馬達不懂，找了紅毛人^②出來。

「……我們看見有人……造火藥，我們是中國人……」這一次G A G A是用英語講的。

「是啊！那是些……」吉寧人又補充着。

紅毛人一聽可着急了！

「那怎麼可以？」

於是他領了一隊馬達，迅速地包圍了那間小屋子，在那裏搜出了製造火藥的器具，原料，還有幾個大炸彈，藥力足以炸毀政府的建築，礦山。

那幾個……人是被捕了，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老早有人傳說，有人在這兒準備，打算在打仗的時候炸礦山。

政府裏的人對於這事很興奮，都誇獎發現的人有功，於是決議給G A G A一

個獎狀，那上面寫着：『他是有功於國家的……任何地方官民要尊敬他……』

G A G A 接到了這個獎狀，到處給人看：

『這是獎狀』，他一邊笑着：『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救中國』。

大家都尊敬 G A G A，他很得意，他覺得救國是對的，他應該多救一點。

於是他到大埠頭去了，目的是在多救國，他看見那兒人真多，像他這樣年歲的更多，有一些成天玩耍的人，也有成天救國的人，他們總是不斷地講演，唱歌，演劇，G A G A 覺得很好，便參加了他們，不用人介紹，他是馬上會和人混熟的。

『哈囉，你叫什麼名字？』一個人問。

『我叫』：他想了一下，覺得學校裏的名字在這兒不好用，因為他們都叫

『老』什麼，或是別的古怪的名字，於是他說：『G A G A』！

『G A G A』，大家哄笑起來，不管這名字的古怪，大家都覺得很有趣，立刻傳遍了。

G A G A 不大認識中國字，可是他最愛看發出的中文傳單，只要這是救國

的，他一定幹。他常常把那些傳單分發給每個中國人。

『喂！你們要看看，這是救國的』。雖然他自己也不大認識。

如果碰到馬達阻止他發傳單，他便把那獎狀拿出來：

『你瞧了嗎？我是在政府有功的。家溫，家溫，幫助中國……』

馬達很恭敬他，不再加以阻止，而且幫助了他。

但是，有一天，G A G A因爲在馬路上用馬來話演講鼓動了很多人，被馬達抓去了，這一次抓他的是紅毛人，因此，他的獎狀失了效用。

在看守所裏，他還昂然地和人講救國，最初沒有人理，但結果許多人被他說動了。他相信不久就會出來。一個看守打他，要他說出同謀，但他什麼也不說，他也記不得那許多！但是另一個却對他很好。

G A G A被帶到法庭上審問時，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救國』。

法官再找不出另外的話，G A G A被釋放了。

現在，存在G A G A的心裏有個難題：

『爲什麼有些人不愛國呢？』他想了又想，想了很多。

『我一定要他們愛！』這麼着，G A G A又肯定了。他要多說話，再多救一點國啊！

G A G A不再是那樣簡單了。

① 沖涼即洗澡

② 沙爹是熱帶食品

③ 熱帶食品

④ 家溫即朋友的意思

⑤ 馬達寮即警察局

⑥ 紅毛人即西洋人

臺灣的女兒

我不認識她，一個朋友把她介紹給我。她的名字叫葉冬，瘦削，因此身材顯得很長；短小的尖臉上雖然敷上了胭脂，仍然掩蓋不了那悽惶的，長年被壓抑得無從吐露的寂寞和苦痛。我熟悉這種表情，曾經在那些著白色的衣裙和白鞋的朝鮮女人臉上讀到過。

我的朋友告訴我，她是一個心地良好的女人，在日本醫院裏做看護，却一直關懷着祖國，幾次拿出錢來捐助祖國難民。但她碰着我時總是異常沈默，彷彿有許多話要說，可又訥訥地說出的總是那樣少。沒有更多的時間誘發她的談興，我忙於雜事，每次都在異常短促的時間裏會見她，因此，談話都很簡短，也常常反覆

着那些老話：她問我國內打仗的情形怎樣，我問她的生活怎樣。

但是我終於逐漸較親切地理解她了。

『你的家在臺灣嗎？』

『唔，可是我却有一個姊姊，生長在中國，住在福建同安。』

『那末你是福建人？』

『是的，福建同安。』說這話時，她的臉上泛出一絲微笑：『我的姊姊在那兒教書，她一直和我通信，她叫我多讀些書，等有機會回祖國去……』

『你要回中國嗎？』我問。

『是啊！我想去……』靜默了一下，她似乎想起別的什麼：『我姊姊許久沒有來信了：我不大了解祖國的情形，我要她詳細地告訴我。不然，我們是很難……』她有點悲哀。

『不要緊，如果你真的要回去的時候，我們可以幫助你。』

『那就好，不過我一時怕走不掉。我們在這兒的領事館登記了，如果要離開

時一定要報告的……」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不，我說的是……領事館，還有，我手頭沒有錢，工錢全存在醫院裏，他們說，怕我們胡亂用掉，在異鄉，將來連回去的路費也沒有」。

雖然有點氣憤，可是語氣仍然很輕：

「每個月他們只發給我們一點零用錢，其餘的說是存在那兒，等到將來回國時全部發給我們，還給我們買船票，眼望着我們回去」。

她望了望我，然後又說：

「要買東西的時候去請求，得到了允許，纔肯多給一點」。

我只好安慰她：

「住在這兒也是一樣，你可以看點書，並且幫助大家做點工作」。

顯然，她對於這個答覆不滿意：

「醫院裏管得很嚴，有人去看我們，他們非常注意，就是看中國報紙，也沒有辦法，日本醫生會說話的……」然後，她又用企求的眼光向前看着，皺了皺眉毛。

深怕僅有的一點希望輕輕地溜走，可並不看着我！

『一定要請你幫助』，她用手無意識地差動衣襟，低低地探詢：『像我這樣的人回到中國有用處嗎？』

『有醫藥特殊技能的人，中國現在非常需要……』

她的臉上突然泛出了一點紅光，襯着那蒼白的臉，彷彿雨後的天空。但只一瞬，又恢復了那原來悽苦的神色：

『我出來太久，說是買東西的，現在該回去了』。她站了起來，我送她走上街去……

……

她又來了，著一身黃色的西裝。一坐下來便用手巾揩拭額前的汗珠，沿途熱帶的太陽曬得她有點氣喘。極薄的嘴唇上點了一點胭脂，臉兒似乎清瘦了一點。

『先生』，她很急促地說：『已經決定了，我決定回去，請你給我辦法』。

在她較清瘦的臉上，我看到焦急、期待，和從來沒有見過的喜悅。

『你知道，我已經決定了，我要辭職，先把那筆工錢拿出來，不給他們知道。就說我先要到全馬來亞游覽一下，除了星加坡，我並沒有到過什麼地方呢！……行李搬出來寄在朋友家裏。大東西不要了，先在別的地方住幾天。等到他們要送我，給我買船票時，我已經走了，乘了船到香港，然後……』一提到香港，她似乎又煩燥起來：

『香港也是有領事館的，要是有人知道，他們定要把我抓回臺灣，我聽說從前就有幾個人這樣被抓回去的，那末，我便再也不會出來了……永遠地……在臺灣……』

她墜入到苦惱裏！

『如果事情做得很周密……』

『……我也是這樣想』，她切斷了我的話：『可是，你一定要幫我忙，介紹你認識的朋友給我。一到中國，我要盡一切力量，不過，得有一個靠得住的辦法啊！更要有朋友……』她用那膽怯的眼睛看着我，我突然感到很不安，對祖國的

熱愛，從她的眼睛裏射到我的心上，像一支箭。

於是，我想到幾個壓抑不住效身祖國的熱情的年青朋友，他們即將結伴回國，到那最令人神往的西北角落，我把這和她說了。

『這真好極了，約一個時間，我們見面一下，我沒有到過中國，要請他們照應我，……什麼時候呢？明天？哦，明天我沒有功夫，值日看護。後天吧！』

她的語氣越出了昔日的沈默，像條溪流，緩緩地，然而是不間斷地流了出來。

『如果後天沒有功夫，那末換一個日子也好，你把我介紹給他們，把日期寫在一封信上通知我，就像從前那樣寫法，免得有什麼意外，我們一齊去買票，……』

她望望窗外，黃昏的海顯得分外蔚藍，護港的長隄像一隻手臂似地擁抱了小小的船隻，她的眼光落在這上面了。

『中國是怎麼樣兒的呢？』她轉過頭來，似乎問我，但沒有得到我的答話便又說下去：『我姊姊寫信來說得不大清楚……只說地方很大，人多……像南洋這樣嗎？』

『我是多麼想着那個日子啊！』
她不再看我，又凝神望着海了。

赤道的海是多麼藍啊，多麼透明啊！

白色的雲塊像潮浪似地在天空中舞動，一直撲向遠處永遠青翠的小山。

海岸港口，林立着大的小的船隻，吞食了無數的人，也吐出了無數的人。他們交換傳遞着祖國的消息，更有無數的人——黑色的，棕色的，黃色的，熙攘往來工作着，他們的聲音像煤烟一樣地迷漫且塗黑了天空。

在黑暗而且充滿醜惡空氣的，開向祖國的輪船底層，我找到了我所要送行的人們，那裏面有着葉冬，她戴了一副黑眼鏡，幾乎使我不認識她。慣穿的西裝，也換成了素靜的中國長衫。

有一兩個女人和她說話，似乎痛惜這個別離。

『哦，你來了』，她發現了我：『真對不起！其實可以不必來』。跟我微笑

着打了一個招呼之後，她又繼續和她女友談話了。

送行的女人，熱情地，淒涼地，羨慕地握着她的手，同樣是極薄的嘴唇，瘦弱的衰黃的瘦臉……

艙底是黑暗的，太多的陰影，使人一時看不清楚，但是乘客却各自佔據了一個地方，自然而然地分割成許多小塊，各自安置了牀鋪和行李。

沒有窗，只有直徑不及尺半的圓洞送進空氣和陽光。

朋友們已在談着即將展開的生活，爲着一點小事突然大笑起來。他們便把這笑的原因告訴了我。

「謝謝你，先生，到香港還得要你的朋友照應」。她轉向我說：「現在有人同伴，那真好極了」。向笑着的朋友們看了一眼，她臉上有發光的笑。即使是微微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不帶一絲悽苦。

「岸上沒有什麼人纔好」！她突然小心地從圓洞中向岸上看一下。「快點兒開船吧」！

對那兩個送行的女人說了些什麼，她們上岸去了。

鈴響了，有催促送客上岸的叫聲。

握了每個人的手，說了鼓勵的話，算是送別的禮物。

「謝謝你的幫助，我回到祖國去，……」葉冬說着，那聲音異常清晰而且爽快，彷彿衝過巖石後解放出來的，打上沙灘的浪潮，「那兒有我的姊姊，還有許多朋友，……」她握了握我的手，我第一次握着那熱烈的手，聽見那活潑的聲音。只有這聲音，纔配合了她青春的年齡。

當我擡起頭來時，似乎在面前發現了完全陌生的人，我看見那明朗的臉，那畏縮的眼光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變得異常堅定了。

「再見」！我看見她眼睛裏似乎有點潮潤。

然而，我已經走上甲板，越過木梯，靜立在岸上了。

常船開動時，我靜立着，不搖手巾，只看着遠去的船，遠處的天，遠處的海……

啊……祖國！

賣花隊

紀念日到了，滿街懸掛起國旗，即使在只有幾十戶人口的小山芭，賣冰水的小店裏也同樣地把血紅的國旗扯上。

雖然在海外，中國國旗也足以染紅了全市街。一面一面點綴在空中的國旗，確像朵朵的火燄，到處燃燒着。

天還沒有大亮，鄰居的女孩已經起來了。在睡眠矇矓中，我似乎聽見她洗面漱口的聲音。

「阿秀！這樣早，起來做什麼？」一個老人的聲音，這是阿秀的爸爸。他被阿秀吵醒了。

「爸爸！今天是紀念日，你不知道嗎！我要出去做一點『救亡工作』！」雖然只是十四五歲，在熱帶却長得很大了。由於在外面的活動，像『救亡工作』這一類名詞已經運用得很熟練，很自然。

「去救國，我是不阻攔你的。」老人咳嗽了兩聲：「可是也不必這樣早啊！人家還在睡覺呢！」

阿秀似乎一時想不出話來回答，但終於喃喃地辯解：

「今天要去賣花呢！爸爸！我們的社裏已經決定了，我是第四隊。遲了要給人家搶先去的，葉先生也要和我一道去。」

老人似乎沒有再說下去，但我却記起來，昨晚我會答應他一道到社裏去，幫她向主持賣花的羅宇說一下，多派她一點花，多給她幾隻募捐箱子。可是疲倦壓得我不能再繼續想下去。

我聽見敲門的響聲，在朦朧中，覺得是阿秀。

由於沒有得到回音，敲門聲加重起來。

「葉先生！不早了，到社裏去吧！」阿秀在外面叫着。顯然是等得很着急。

「哦！阿秀！等一下……」好不容易打開疲憊的眼睛，然而一時骨頭竟像酥軟了一樣，爬不起來。

「我……就來，等一下」。

「葉先生！快起來，每次都是這樣，叫你要叫許久」。阿秀埋怨起來，雖然不看見，也可以想得出他是在發怒地噘着嘴了。

我穿了睡衣，開了門。阿秀背向門站着，一聽見開門聲，馬上轉過身來。

「快快！她們怕早去了」。她焦急地儘用手絞手巾，她所說的「她們」都是這一次和她一樣要參加賣花的朋友。

「她們，誰」？我故意地問。

「美容，寶華，麗珠……她們」。因為着急，幾乎一時說不下去：「今天我們約好比賽呢！我和美容一隊，看哪一隊賣得多。我們這一隊一定要得勝的」。

我剛穿好衣服。

『七點鐘了』。她老是望望外面，深怕錯過了什麼東西。『你一定要替我們向羅宇多要點花。這麼一來，我們就比她們賣得更多了。去遲了，花恐怕都要被她們搶了去呢！』

『好，好，我一定幫助你們！』

我開始洗臉。

『不用擦肥皂了，來不及了。今天賣花的人多着呢，學校也有，社團也有，大家都要到大馬路去賣，那兒人多，可以多賣點錢，葉先生，你知道我們社團要和別的社團比賽嗎？』

洗完了臉，我拿起了一碗稀粥來喝。

『不要喝了，她們等我一定等着急了。你看七點半了。葉先生！』
她老是看看壁上的鐘，又看看窗外，走過來又走過去。

『我不等你了，葉先生，我去遲了，她們是會罵我的……』
因為過度的興奮和焦急，她的臉上泛出了紅色。

『也好，你先去吧！阿秀，同羅宇說我就來』。

『等你半天，唔』。阿秀帶着氣忿匆匆地走了，她的急速的脚步聲滑下樓梯像一件東西從高處滾落下去。

當我整理好應用的東西走到社裏，裏面已擠滿了人，嘈雜的聲音迴盪在屋子裏，我看見羅宇正在那裏分派紙花。一堆堆血紅的紙花裝在盒子裏或是竹籃裏。

『葉先生！我說來遲了，就爲了等你』。阿秀看見了我，只拉我向羅宇那邊：『你給我想法，你給我想法，多派一點花』。

可是，當我還沒有來得及開口，羅宇已經先說話了：

『你說有什麼辦法呢？老葉，花已經派完了，大家還嫌少，還不斷地要。叫我怎麼辦呢？』

他擺擺手，現出完全沒有辦法的樣子。那原先盛滿紙花的大筐羅完全空着了，旁邊還有不少男孩女孩等着，向羅宇要花。當羅宇告訴他們已經沒有時，他們現得非常失望。

「四萬朵」一下就發完了。不少人已經上街去賣了。」

阿秀看着我，我很氣惱。

「早該不等你，來早點就好了。我們的花太少」，又轉過頭來對羅宇央求地：「羅先生，再給我一點好嗎？」

羅宇搖搖頭：

「還是趕快出發吧！他們都去了」。

「真的」？阿秀又焦急起來，看看人，的確走了一大半，於是立刻連忙拉了他的朋友匆匆地提着錢箱和盛花的紙袋走上街去。

留下了一些來遲了拿不到花的人，失望地站着，老是想望着有人會分給他幾朵花，其中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彷彿受了誰欺負似地，半哭泣着：

「我爲什麼拿不到花呢？羅先生，我不能愛一次國嗎？」

羅宇安慰她，解釋給她聽，但是並不能使她平靜。

.....

紀念日的街上滿飄着血紅的國旗，也滿處點綴着血紅的紙花，在衣襟上，在胸前，在手上，在髮上。

滿街是花啊！

中國人，印度人，馬來人，西洋人，都一齊帶上了血花。

每當一個人走到街心時，總可以碰到那些不顧風雨，讓汗珠流滿臉上的青年，熱情地攔住你，給你插上一朵花。在你把一個銀幣投進封條封好的箱子時，他笑了，比任何時候的笑更天真，更美麗。

藍色的天，明朗的日子，人類變得更年青更相愛了。

晚上，阿秀回來，她的頭髮蓬亂在頭頂。一見到我便責難似地指着嚷起來：

「因為你，我們比他們少賣了幾塊錢，不是少救了幾個祖國的難民嗎？」

我沒有話說，只有笑。（這是你，你這塊鬼心人。）

●華僑青年的半組織團體。

賣「沙爹」的馬來人

每當走過街路的轉角，總可以看見那個着灰色方格布沙龍^①的馬來人。不怕滿身全是灰塵，沒有領的上衣和膚色同樣地黝黑，他却仍然莊嚴地帶着那頂黑絨圓頂帽，眯細着滿臉的皺紋，眼睛變成一條線，讓白色的眼糞留在眼角。並不措拭，儘用手搖動破裂的芭蕉扇。

他坐在一隻低矮的小竹凳上，那竹凳小得可怕，要不注意，幾乎以為他的屁股是懸空蹲在那兒。在他的面前有一隻小火爐，一串一串的「沙爹」擱在火爐上的鐵絲網上。爐火經他一扇逐漸旺盛起來，於是他用刷子蘸了椰油塗在「沙爹」上，一次一次地反覆着，直到「沙爹」烤熟了的時候。

他對於這種工作是很爲滿意的：不比那些沒有事做的馬來人，老是貪懶睡覺好得多嗎？這樣一想，他就更高興了。這祇要看他不時和善地笑着，親熱地同咖啡店夥計，下工的馬達以及圍坐在他的小攤前吃着『沙爹』的人滔滔不絕的閒談便可以知道。

就年紀講，他是在中年以上了，可是他倒並不顯得怎樣老，每天按照一定的時間，做他的生意。不知道是因爲這個小攤靠近咖啡店呢，還是因爲他的『沙爹』好或是爲人和氣，很少看見他的小攤前空着。通常總是有幾個人圍在那兒吃『沙爹』。

我很少去吃『沙爹』，就是想吃，也爲那褐色的肉片和咖哩辣椒混成的黃褐色鹵汁所驚嚇，總覺得那東西有些什麼不舒適，可是在朋友幾次的勸誘之下，終於吃了，而且一吃之後，就覺得很好，幾乎常常想到牠。

於是，那街路轉角的『沙爹』小攤成了我常到的地方，那個烤『沙爹』的馬來人成了我研究的對象了。

每當走過街路轉角的時候，我會自然而然地把眼光放到那馬來人身上，即使我不想吃，也要給他一瞥。

因為常去吃，也就熟悉了。而且也居然攀談起來。談一些無關緊要的話。爲了他那和善的態度，使我老是在吃完『沙爹』之後還得多坐一會，看看炎熱的太陽落下天空，房屋的影子變得長長的，一面和他多聊一會兒天。

『家溫家溫，許久沒有來啦！』

有一次，在一個忙碌的時期過後，我偶然又跑到他那兒去吃『沙爹』，他帶着殷勤的態度招待我。

『是啊，因爲有些事情呢！』我答。

但是我馬上覺得這回答太簡單，於是我又關切地反問他：

『家溫，生意好嗎？』

他點點頭，一邊遞上了一盤『沙爹』和切開的兩塊糯米飯。

『我要問你』，在通常的笑中，夾着一點認真，他的臉對着我，忘記了拿着扇

子的手的扇動：『聽說你們支那人』和日本人打得很厲害嗎？』？

我點點頭。

『爲什麼呢？』他像有點不同意：『大家好好地不是很好嗎？』
我沒有多講，只告訴他中國和日本是怎樣打起來的。

『如果是他欺負你們，那當然，當然要打一下，怪不得這幾天常常滿街中國人，圍着一個人在中間，指手劃腳地說話呢！』

一會兒，他似乎又關切起來，帶着狡猾的眼光看我一下，低聲地：
『日本人果真壞嗎？』

『你有沒有知道，前幾天有兩個日本人被馬達寮抓去』。

『我聽說過，那是……！』他想了下：『他們想刺探消息』。

『對了，如果將來日本人來到這兒，用槍，用砲……』

他連忙地說：

『不，不，我們不要打仗……』

然後他又加了一句：

「我懂得了，你們支那人是對的」，突然，他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吉護三美，那個賣牛奶的吉寧人^①他是我的朋友，你知道嗎？他告訴過我，有好些印度人到中國去幫助中國……那末中國人一定是對的」。

他就這麼下了一個結論，並不要我向他再解釋。

「要是你有工夫，請你多講點給我聽，我要知道知道，我有很多支那朋友呢」！

當我走時，他還特別叮囑了一句：

「別忘了告訴我啊，來吃「沙爹」啊，家溫」。

雨季^②到了，每到午飯後總要下一場疾雨，大雨點像箭一樣的打在人身上，不一會便將渾身打得溼透，有時更伴着雷鳴，但是往往不到半點鐘，天又晴朗起來，藍得可愛的天空上，飄動着潔白的，軟綿綿的雲塊，太陽又馬上出來。

熱帶的人是從來不穿套鞋或是雨衣的。遇到下雨，都躲在街路旁的走廊上暫

避一會，那屋前的樓面所遮蓋了的長廊，一到落雨便擠滿了各式各樣的小販和過路的行人。

三月的一天，我因事上街去，明知道天上布滿了烏雲，暴雨就將到來，可是仍然不得不出去。果然，不可避免的疾雨橫灑下來。離火車站很遠，我只好踱進街角的咖啡店，打算在喝完一盃咖啡後，待天晴了再走。

一件事却打動了我，我看見許多人簇擁在走廊上，我原只以為是躲雨的一羣，可是他們都哄笑着，呼嚷着，顯然是為一件事所興奮。

我走了過去。

在人羣中我看見懸掛一張竹布，那上面不知道是誰用粗劣的墨筆寫了：

『報效籌賑一天』。

『家溫！你好啊』！中國人擁在那兒彷彿看『西洋鏡』一樣，有人笑着，說着馬來話。我隱約看見幾個人在那兒吃東西。

『喂！大家幫忙，愛一次國，來吃點「沙爹」啊！』

我擠了進去，突然發現了，那正是那個賣「沙爹」的馬來人。

「啊！家溫，你來得正好」，我還來不及和他打招呼，他已經發現了我。

「來一碟「沙爹」吧」！我坐了下來。

「你來得正好」！他顯然是很忙碌，因為手裏不停地工作着。

「誰叫你報效的呢！家溫，這樣真好啊」！我說。

「那個吉讓三美，我的朋友，中國人」，一面扇動那扇子，幾粒汗珠滲出那黝黑的額角上，然後又對於另一個人：「對不起，請等一下」！他歉意地揮動了一下手。

「不！我自己的意思，最近我看見多少中國人，那樣出力，爲了國家，我有許多支那朋友呢」！他睜大了眼睛，一面把燒烤好的「沙爹」放在我的面前：

「難道我不能幫他們一下嗎」？

「就這樣，我做了」，他指着那白竹布橫帘：「一看到這個，支那人來得真多啊」！他興奮地說，同時將眼光掃過擁在旁邊觀着的中國人：「你們是一定會

打勝的，一定會打勝的」。

他的皺臉更眯細了，那一點白眼糞仍然掛在眼角上，好像要流淚似的。不知道是誰引動，大家圍着他歡呼了起來。

●馬來人所慣穿的裙。

◎馬來人稱中國人也叫「支那人」，但並不含嘲笑的意思。

◎印度人之一種。

◎熱帶無春夏秋冬，祇有晴雨二季。

◎將一天收入救濟難民的意思。

那件事

早晨到了，小林馬上起來。這一夜他就沒有好好睡過。他老是想著：天亮了，那件事該動手了。

一提到那件事，他就感到興奮，痛快，一顆心一個勁兒儘跳。

「這班壞蛋，怕還睡在鼓裏呢？現在可給你點兒顏色看看。勸解了不聽，警告了不聽，丟那媽……」他獨自喃喃痛罵起來，彷彿對面就站着要罵的人似的。

「這一次，可不會讓你逃掉，哼！……那件事！……那件事……」

那件事究竟是什麼事呢？

小林記得昨晚老連特地跑來找他，跑得非常氣喘，對他說：

「喂，小林，事情辦好了，明天動手，在安德生路會齊，那兒有羅厘●等着。」
「真的？」

「唔！」那邊點了點頭：「現在幾方面都同意了，大家合作，他們把風，我們動手，還有一部份人把魚倒下海，這麼一來，鐵巴刹●王金寶的耳朵……」

接着，他用手做了一個切菜似的姿態：兩個人都大聲笑起來。

「記好，大家說你手術好，推你動手，你只要聽我做符號。」於是老連揮了一下手：不用說小林馬上明白了。

老連走時，又交給他兩塊錢：

「小林，這是一個熱心愛國的人捐給我們的，他說我們的工作很努力，大家都犧牲了職業這樣幹，現在連飯也吃不飽，便馬上捐了款來，米沒有了吧！好！好！買點米吧！」

小林收了兩塊錢，覺得那兩張紙幣很熱，很熱，一直熱到心上。

現在小林便拿了一張跑到咖啡店裏，心裏想：做那件事之先，必須吃了一個

飽，於是要了一盤飯，上面澆了咖喱汁動手吃起來。

鐵巴利在早晨是異常熱鬧的，大理石檯上陳列着紅色白色的豬肉，赤色黑色的海裏的魚，還有各種各式的菜蔬。男人，女人擁向這裏選擇一天的食品，較量着價錢，就是一分錢，有時也爭論半天。

但是有一個時候，鐵巴利的魚攤特別熱鬧，這熱鬧似乎和往常不同，無數貧苦的人都擁擠在鐵巴利的魚攤旁，爭先恐後地購買一兩條賤價的魚，深怕被別人買去。

『好便宜的魚啊，別處都買不到的』。大家叫着，嘆息着擠向前去。

但是誰也不知道鐵巴利的魚爲什麼這樣便宜。

這現象發生不久，突然街上咖啡店裏都貼上了一個傳單，是幾個救國團體發出來的，勸告人不要去鐵巴利買魚，一面警告鐵巴利賣魚的主腦王金寶，限他即日停止再給敵人賣魚，否則……

『不行，這是……魚，我們不能買，……』

『買了，耳朵會發生危險』，一個人半開頑笑半認真地說。

於是擁向鐵巴刹的人逐漸稀少了。

這樣咖啡店裏喝茶的人談論着，街上的人談論着，到處有人談論着王金寶，都說他不對。在這時候還貪着厚利，賣這種魚。

於是第二天，鐵巴刹變得冷落了，魚攤面前除了馬來人和吉寧婆外，再沒有人來買魚了，中國人，只有遠遠地站着，似乎觀看什麼，等待什麼事件爆發。

有人和王金寶說：

『金寶，不要賣那種魚了，賣了不會有好處的』。

『不賣』？揚起了濃眉，王金寶愠怒地望着對方：『爲什麼』？接着他像是找着了機會，捲起了大袖，露出刻有藍色刺花的臂膀，滔滔不絕地講下去：『乾你老母，我就是賣，看他們把我怎麼樣？還想來嚇我？老子在這兒幹十多年，怕那個』？

「不，這是爲了救國……」

「救國，驅鬼！我這是做生意，有什麼錯？他們要救國，儘管救去，可別跟老子搗亂……幹你老母……」說得興奮，竟舉起拳頭來：「看哪一個幹得過哪一個」？

「他們救國會很多人呢！」

「人多怎麼樣？我王金寶也有着幾個弟兄，看我明天就找他們來」。

真的，第二天就有幾個著黑衫的大漢，大踏步來回繞着魚攤在人羣中走。

幾個非常貧困的中國老年苦工，看看鐵巴剎，開始偷偷地向他買廉價的魚，趁着這機會，王金寶大聲開口了：

「不要怕，有我王金寶，不會有人麻煩你們的，儘管來買得了，管牠烏救國會不救國會」。

當那些爲了貪着一點便宜的人，又回到他攤前來買魚時，他微笑了，得意地握着閃光的刀，逢人便說：

「怎麼樣？我王金寶到底沒有錯……」

朝晨的空氣是清新涼快的，確像涼水淋在常被炎日烤焙着的熱帶人的身上。街上來往的行人忙着一日工作的開始，羅厘車滿載了工人分發到各地去。阿刺伯人正在做晨禱。

鐵巴刹裏魚攤邊簇擁着不少買魚的人。

王金寶裂着口微笑。

幾個大概是買魚的青年人徘徊在巴刹門口不離去，望着王金寶，望着街的遠處，彷彿等待什麼人，大家並不談話，有時只用沈默的眼光互相交換一下。

一輛滿載了人的羅厘車，由遠處開來，停在巴刹門口，看得出是些青年工人，多半穿着黃布襯衫或是黃布袴，他們隨即跳下車來。

等待的青年似乎跟他們打了一個招呼，那招呼裏含着許多意思：看見一個高大的青年——正是老連，揮了揮手，好像是說：『動手』！

於是，來不及使人注意，這幾個青年人的一羣已經擁進巴利了，包圍了王金寶的魚攤。是那麼神速整齊，各自站在一個優良的地方。每個著黑衫袴的王金寶同黨的身旁都站着兩個青年。王金寶驚愕着，不開口。

兩個健壯的青年走上上去拉着王金寶。他企圖掙扎，但是沒有效用。

「王金寶，我們勸告你，警告你，叫你不買……魚，你不聽！」

「唔！我不聽……」他倔強地叫着。

「很好！」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第三個青年走到他們手邊，那正是小林，在他手上，有一把尖而長的刀。

「我們這是爲了除奸……」一個青年在圍觀的人叢中散發着傳單，一邊說着。

「把魚倒到海裏去，倒到海裏去。」幾個青年擡着筐籠走向海邊，裏面滿盛了石櫃上的魚。

不知在什麼時候，小林手裏的刀早揮動了，這一切是發生得那樣神速，幾乎令人難以相信，王金寶似乎叫了一聲，等到人們看見那耳朵上流出了血，血液滲到地上，各方面的青年們已經跳上羅厘車了。

但是王金寶究竟是硬漢，他們最快的速度跑到大理石檯子上，拾起了一柄剖魚的尖刀衝上來，也許是他想對誰報復，可是當他追出來時，羅厘車已經開動了。

「刀……刀……」羅厘車上不知有誰叫了一聲。

當大家轉眼看車後時，突然發覺有一件在太陽裏雪亮發光的東西飛向他們身邊。

「低頭，快，刀……刀……」大家低了頭，刀在頭頂上飛過，落在車前。

小林想看看王金寶，也許他想回擊一下。

他看見王金寶咬着牙（不管耳朵上有血），挺身站在遠處。

驀地眼前又是一片雪亮，小林突然感到肩頭有東西劃過，但他不聲張，只用手竭力按着。

羅厘車向前飛駛，青年們大聲嚷着，叫着，無所顧忌地唱着救亡歌曲，不像來時那樣冷靜，街上的人更多起來，大家都張着嘴向他們笑。

「喂，小林的手術好，小林萬歲！」不知是誰首先叫了一聲，接着大家應和着叫了起來。

「小林，你爲什麼不說話？」

小林不開口，他只是用力接着那越來越痛的肩頭。

「小林，你的臉色很難看，怎麼？」

小林在慘白的臉上裝了一絲慘淡的笑。

「哎呀！」突然，老吳大叫起來：「小林，血，血」，他指着小林的肩頭給大家看。

大家呆了，血染紅了小林的肩頭，小林仍然要竭力裝做笑，但是，終於笑不出來。

他昏倒了。

小林在醫院裏住了一個月，等不及醫生的許可，出來了。一碰見人，便關心地問：

「怎麼樣？有工作嗎？那傢伙怎樣？該給他兩隻耳朵全割下來纔好，丟那媽，別的漢奸也一樣」。

說這話時，小林摸摸那有疤痕的肩頭，得意地笑着。

●卡車

●巴利郎 Bazar 市場。

說服

祖國回來的陳亮，把祖國戰鬥的精神帶到他的朋友中來。他的朋友都是那樣的年青，活躍，而且充滿着朝氣。即使遭遇到極大的困難，但爲了作爲祖國抗敵後援的力量，他們是寧願犧牲一切，也不會放棄他們的信念的，而陳亮，是更用真實的經歷加強了這一信念。使得這一信念，堅強而且牢不可拔。

在他回來不久，他便遭受到一個困難，一個難以克服的困難。這種可怕的阻力使得他很苦惱。

事情是這樣的，在振華工場裏，有一羣強有力的私會黨[●]蹣跚着，他們操縱着全場的勢力，甚至工場的管理人，經理也得聽從着他們，至於書記那是更不用

說了。工場當局非但不能干涉到他們的組織，並且他們可以直接指揮行政，命令撤換他們所不同意的工人而代以他們的同黨。如果他們的命令沒有發生效力，那麼，工場的當局馬上便會有一個人，在還沒有時間來得及伸辯「爲甚麼」時被打壞的。對於這一些，他們絕不負什麼責任，而法律也並不會在他們身上發生效力，他們形成了一個自己的王國，由一個名叫蓋天老三的做首領，他的號令代替了一切律例。私會黨的黨徒尊敬他彷彿尊敬他們的父兄一樣，他爲人兇悍，義氣，據說他在中國曾經闖下了極大的亂子，官廳裏到處懸掛了他的肖像要緝拿他，有五百塊錢的賞金在他的頭上，然而，靠着他的機警，到底給逃出來了，他逃到南洋時只有一身藍布單褂袴，然而，這是阻礙不了像他這樣一個英雄的發展的，不久他進了振華工場，再不久他便成了那些工人的領袖，如在中國一樣，有了他的黨徒。

工場裏有五百多個工人，除了極少數外，都是他的手下，在這極少數中有着一些女工，對於女人，像所有的私會黨一樣，他們是不講求什麼義氣的，但有一條律例是大家共同默認的，那便是大家儘可以開頑笑，用最粗野的話，激動女子的

情慾，即使對方憤怒起來，他們也不放棄這一種遊樂。相反地，他們會因此滿足，更加高興。因爲女工是不能反抗的，除非她們準備犧牲工作不幹。雖然如此，她們在這孤單的海外也得計算着不要輕易樹起敵人，樹下像這樣動輒可以傷及人的存在的敵人啊！所以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調笑着，進一步再觸及她們的手臂，身體……

至於那些比較不同性格的少數工人呢，他們相信這是不對的，他們希望工人真正的團結，但他們沒有力量，他們憤恨他們到骨髓裏。他們受欺壓實在太夠了，因此，他們切信只有用強大的武力來壓服他們，否則是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恨的是他們的力量太小，而經過幾次衝突之後，他們的力量是變得更加小了。

最使他們忿恨的，私會黨們每個月要向工人收月捐五角，這五角是用『籌賑』的名義徵取的，至於爲甚麼他們要用這一名義，這並不須要解釋，沒有人敢違抗他們，而收得的錢也從來沒有繳到『籌賑會』裏去。所以希望全廠工人團結起來做救國的工作，結果就這樣被取消了。

事情終於發生了。那私會黨中有兩個黨徒因爲一件嚴重的事情被捕了。由於那事件的嚴重性，不容易解決，據說是一個私會黨徒打死了人，他和他的助手被破獲，有即日出境^①的危險。

這使得私會黨中起了恐慌，他們終於害怕生活的威脅。可是他們團結，有義氣，他們打算舉行一次罷工，可是當他們徵求全場工人同意時，少數工人却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他們的理由是：在現在祖國抗戰的期間，我們不同意這種罷工，甚至有一個人乘此寫一張文書，寄到政府裏去，控告那被捕的私會黨的劣行，希望出境的宣判快些實現。

這件事的結果是使私會黨和少數工人間的仇恨和對立是更其加強了，甚至於有隨時爆發大的殺戮的可能。私會黨在蓋天老三的領導之下，揚言要用最慘酷的方法對付他們。他們原想用『救國』的大道理說服他們，可是結果却更使事態僵化了。

這其間，消息落到了陳亮的耳邊，這是一件苦惱的事，可是却是一件急待解

決的重要的事件。

『作爲一個鬥士必須要用說服，說服，再說服的手段來爭取一切的友軍，建立民族抗×統一戰線！』這樣一想，陳亮立刻覺得自己的擔子重了。

『但是這是一個危險的事……』他稍爲遲疑了一下，可是當他一想到：『不要緊，祖國英勇的同志爲了自己的信念是怎樣不顧性命來工作啊！』

陳亮渾身充滿了力量，週身的血壓倒了微寒的戰慄。

『這樣做，一定要這樣做！』

一個悶熱的早晨，陳亮被振華工場的一個工人名叫小李的帶引着路，向工場進發，沿途陳亮用軒朗的話問了些私會黨的近况，但每一次的回答都不能滿足陳亮的慾望，顯然小李對於這些私會黨沒有好感，他甚至避開這一話題不願意多講。幾次三番，他總切斷了陳亮的問題而以其他的話回答了。

『告訴我！同志，他們真的完全沒有一點民族意識嗎？』

『這個很難說』。小李的臉上現出困惑的表情，好像是一個偷懶的學生碰到

了教師嚴厲的考問，『不過，我敢說，就是有，也很少』。

『唔』！陳亮點了點頭，但立即又用轉換的語氣，『你說很少？那些私會黨人一點也不講理嗎？』

『對了』！這一下，小李很高興地回答了：『你不會知道的，他們敲詐，搗亂，真是無惡不作，特別是對付救國份子。和我們做對！你說，我們不應該跟他們打架嗎？只有拳頭大他們纔甘心佩服你，不然怕是很難，可是我們人少，這幾天，我們都沒有去做工了』。

『爲甚麼』？陳亮切斷了他的話。

『自然是因爲他們要打我們。我們打不過他們，只好停止做工，一個人是不能任人打，不想方法保護自己的，而別的工場的工友說是要幫助我們，聽說有人來，就還得等着了……』話中顯然有些埋怨。

陳亮理會了這些，在他的面前正橫互着那種一時難協調的仇恨，就因爲這仇恨，許多人不能團結在一起，被敵人運用做了相反的勢力，然而這是人類常有的

感情，年青的陳亮是了解的。

他拍了拍那年青工人的肩：

『同志！我知道！我們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對付他們。如果必要，我們自然要表示我們的力量』。

工人的臉煥發起來。他那陰鬱的面孔變成有光的了。陳亮看見那有光的臉突然感到灼熱，灼熱的太陽曬得他的眼鏡邊上像已經沾染了汗珠。

路不知道在甚麼時候已經由柏油的變成狹窄的黃泥路了。不整齊的椰子樹向着路長着。太陽照射着那黃色的椰子，好像是一粒粒黃色的寶石，低矮的吉里樹下有一個吉寧人在賣冰水和家強布爹，幾個工人在蹲着吃冰水。

不遠處工場的煙囪伸展在一間黃屋頂的屋子上。

突然，小李停止下來。

『他在那吉里樹下』！

『是誰』？陳亮一時竟想不出他說的是誰。

『蓋天老三！那吉里樹下』，工人站住不走了。

那吉里樹下的工人也突然站立起來，剛纔的笑聲也隨即停止了。在那幾個工人中間有一個年紀稍長的站立在樹旁，一手插在腰間，正在用銳利而且含有防禦意味的眼光向着陳亮。他已明瞭到陳亮對於他是一個奇特的陌生了。

跟着小李，陳亮不得已也停下了。

『你可以陪着我一同和他談話嗎？』

『不，還是你自己去吧！我在那邊茶店裏等你好了。』

『同志，不要緊！也好，你給我叫一聲，介紹一下吧！我是不認識他的。』小李遲疑了一下，但終於向着樹下招呼了：

『老三！這兒有一個人要見你！是救國會裏來的人！』

『沒有甚麼可談的，我不要見』。這聲音說得那樣斬截，幾乎沒有一點動搖的可能，隨着這聲音，他開始舉動脚步。身旁的幾個工人跟隨着他，一邊用幾乎可以鑽進鋼鐵的眼睛盯着陳亮。

「老三！我是救國會的人。」陳亮搶上一步，走到他面前：「有一點話要和你說」。

老三條地停止了，揚起眉毛，（那兒有個很深的疤痕）帶着輕蔑似地問：

「好吧，你說吧！」

他停止了，其他的幾個工人也停止了脚步，圍了過來，那樣迅速。陳亮的身邊馬上被人站滿，看不見土地了。

「老哥！」那是連陳亮自己也覺得是出乎意料之外，他慷慨地伸手去拉了老三的手：「我想我們可以談談，到咖啡店裏怎樣？」

老三仍然是那副倔強的樣子，不再有甚麼表情。

「不用，要談，到我們的宿舍裏去！」

由吉里樹下到他們的宿舍，大概有幾百步路遠，老三大踏步走在前面，後面是陳亮，老三的同黨，他們以兇蠻的充滿了敵意的神色跟隨着，陳亮不用向後看，就知道後面跟着的人是越來越多。

在一間擺有幾件傢具的小房間裏停了下來，陳亮的面前有一張長形的檯子，在左角，蓋天老三正巍然地站着，他的身旁正簇擁着無數兇悍的頭。

當陳亮還沒有來得及說話表明來意的時候，轟地，蓋天老三用他那粗大的手高舉起來向上揮了兩下，隨即有一個不到十八歲的赤裸着上身的健壯的青年抽出了兩把尖銳的刀，用力擲在檯子上，只聽得鋼鐵插入木頭的響聲；未插入的刀的上部在顫抖着，那刀柄上的兩塊紅布好像是兩股鮮血。

陳亮吃了一驚。這事有點蹊蹺。

『不要緊！說服，說服，再說服！』他想起了自己說過的話，擊退了自己那微現狼狽的情緒。

『弟兄們！』他向圍着桌邊的臉掃看了一下，一切人都在敵視着他。

『今天兄弟到這裏來，別看我是跟着小李一起，這是無關的，我並不帶着哪一方面的使命，或是幫助哪一方面說話』。他首先做了一個坦然的自白，然後繼續說：『弟兄們想想，我是救國會的人，我們救國會有替人家做過私人的事情

幫助一邊說話嗎？」

在每個私會黨的臉上，陳亮找不到一個要反問的人，這加強了他的膽量。

「沒有！沒有，一個也沒有！我們救國會做的只是救國的事，救中國的事，我們講演，奔走，募捐，許多人都犧牲了，職業犧牲了，一切爲的是什麼？」陳亮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了一下，然後用堅強的話來自己作回答：「救國，使中國打勝……，打倒……仔！」

一說到……，大家臉上敵視的情緒有點興奮了。

「我們中國從來是亂七八糟，人人沒有飯吃，諸位不是多半因爲過活不了纔到南洋來嗎？」

「我們中國所以這樣窮，大家沒有飯吃，多半是因爲……帝國主義，所以我們要救國，要打……。」

不知怎樣，那肅靜的陰森的小屋裏的空氣，好像冬天的冰凍，在春天到來時，於不知不覺間融開了，就在這時候，太陽走到這屋子裏來，人們透了一口氣，纔

感到今天的天氣很熱，身上已經滲透了汗珠。

而那兩把閃亮的刀在這時也迅速地被收起了。

『但是』，陳亮用怨嘆的語調說：『我們中國人常常不能互相團結，倒是互相反對。結果中了敵人的計』。陳亮在這裏插進了許多統一戰線的理論，但却用許多故事烘託了出來，這些故事有的是來自書本，有的是道聽途說，有的干脆是自己杜撰的。

那一面以老三做核心的人物好像顯出了鬆馳活潑的樣子，蓋天老三也把手抹了一抹臉上的汗，換上探詢的神氣。

『今天，我來這裏是聽說你們工人中間有些隔閡。我想站在中國人的地位，站在救國會的地位來使大家團結一條心』。

『是的，不過，先生！我們工友被捕了，大家正應該同心合作，爲甚麼他們不同意罷工呢？』老三提出了反問，他彷彿很厭煩的樣子，覺得找到了這一個可以打擊對方的機會，他用手摸摸下頷，揚起了濃眉張開鑲有金牙的嘴。

『不，我剛纔已經講過，中國人要團結，罷工與我們有甚麼好處呢？你們也許可以說表示力量吧！不，我們現在可不要這種方法，這種徒然叫我們自家削弱力量，我的意思是說要用別的方法！』

許多私會黨把眼光向他們的領袖一瞥。

『他們去控告被捕的工友，這是對的嗎？』老三又揚起了那濃黑的眉毛。

『這是不對的』，陳亮馬上有了回答，『我一定要告訴他們，但是我敢相信，如果他們是愛國的，就不應該這樣做，我不是說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嗎？』

『對啊！』不知是誰讚嘆起來。

『現在，被捕的工友要出境了，你說怎麼辦呢？他們應該負責的』。

『老三！這事就是真的，也只是一兩個人的事，我們要想辦法。不過只要大家團結，拿救國來做前提……』

『他們有家屬在這兒，如果他們被逐，那將怎樣辦呢？』雖然是質問，老三的話裏却多少帶了點人間的溫情。

一時沒有話說，私會黨互相耳語着，把視線交換地投向陳亮。

「我們工人們是中國的主人翁，要互相幫忙，更要援助，在海外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只要每月出一分錢對國家就很多了。」陳亮把眼光轉向其他的人：「聽說你們會有籌賑的捐款，現在怎樣了呢？」

「捐款？」一個戴呢帽的青年向老三那兒看了一下，似乎是徵求同意，看老三沒有表示，纔說了下去：「我們有的，這個月起，每人二角，我們有一次弟兄會用去四十五圓，還乘下五圓幾角」。

「對了，我們就要交出去。」老三說。

「那很好！足見你們是多麼愛國，我願意常和你們接近，我真想跟你們做成弟兄。」陳亮笑着說。

「那是笑話呢！」有一絲友情的笑在老三的粗惡的臉上出現了。

「剛纔帶我來的那個工人說你們不許他們做工，有這樣的事嗎？」陳亮和善地問。

「沒有的話，是他們不要來做，那怪得我們甚麼呢？」老三說。

「真的，我倒忘了問他，是他自己這樣做的，還是你們要他這樣做的，那麼，他明天來做工不要緊了！」

「自然不要緊！」

有一種熱流湧上陳亮的全身，他感到一種勝利的愉快。他突然感到這些人都
是他最親愛的朋友。人類是親愛的，他好像要擁抱甚麼人。

「弟兄們！我們要團結起來！爲祖國奮鬥！」

「救國，我們是願意拚命的，只要有人指導我們！」

「我該走了！老三！我化費了你這多的時間。」

以一種留戀的姿態，陳亮走向門邊。

「老三！讓我們做成朋友，握一握手吧。」

老三伸出了手，是怎樣一雙溫厚的手啊，這一瞬間，老三的臉是異常英俊而

嚴肅了。

幾十雙眼睛送着陳亮。

在陳亮走了幾步後，老三突然趕了上去！

『先生等一下』！

『甚麼』？

『我想告訴你，剛纔多餘下來的籌款的數目說錯了，是二十五塊錢呢，你願意帶去嗎？在這裏』。老三要挖荷包。

『不』！陳亮拒絕了他：『我不是來收捐的呢』！他微微點了點頭走了。

『再見啦』！陳亮聽得出那是老三的粗壯的聲音。

像一個光榮的戰士，陳亮脣邊含着笑，走向椰子和吉里樹的來路。

●流氓團體的統稱。

●驅逐出當地，不許再來，這是殖民地對華僑最嚴厲的法律之一。

無題

是五月的風吹遍田野的叢綠，我憧憬於難以忘懷的故鄉，故鄉的河水和河旁肥沃的大地。牠在我的心上刻畫了一幅生動的畫圖，我知道這些久已不存在，然而想着牠，是我的鼓勵，我的興奮。堅守着寂寞地工作，由牠給予了肯定。

我的屋子裏沒有風，洗衣服的房東將濃重的藥水氣味散滿一屋，一直鑽進我毫無抵抗的隔板房間。

馬路上的法國梧桐算是這世界裏唯一感染了季節轉換的東西。然而灰塵遮蓋了綠色，沒有誰注意到那灰色下的新綠。

然而春天是來了，而且又去了。只留下追憶。爲了應付快要來到的炎炎的夏

日，「沈默」將代替了說話，說話將在「沈默」中凝固成有力的東西。

路即使是遙遠，但總可以走到。

.....

該是五月的風吹遍田野的叢綠，我追悼埋葬在荒土中的殤兒，而這荒土又在什麼地方呢？我不知道。

母親帶着孩兒，跋涉千萬里的長路，在恐怖，激昂中生活了半個年頭，孩子在預計的時間以前落地，那瘦而皺的面孔，訴說着出生前的磨難和憂思。

抵抗不住傳染的疾病，活了六天便死了。

死的前一晝夜有着猛烈的狂號。那聲音使人想起囚徒行刑時的絕叫——他在和生命戰鬥，多淒厲啊！

誰把他殺死的？

我沈默，也許我就是殺人的劊子手，然而那刀的來源呢？

千萬的孩子死在災難中，我知道也曾流過千萬人的眼淚，喚起千萬人，難以

遏止的深仇。

死去的孩子只生下六天便死了，我哀痛於他壽命的太短，但一想到未來悠長的，不安定的，難以照應的生活，我終於在眼淚中寂寞地微笑了。

『死了人性的人啊！』

終於又咀咒起自己的自私來。

路是必須要走的，即使寂寞，但可以叫自己不再遲疑。

在黑暗中，人類是像鐵一樣地堅硬了。

.....

春天沒有來到我的屋中，人類洪流的叫聲却在窗外響着。我走出街頭，該是五月的風吹遍田野的叢綠的時候。

汽車上

夜晚像死一樣的沈寂，街燈呆立着，彷彿僵硬的死屍。只有巡捕的影子拖長在籠罩着青色薄霧的馬路上。

爲了送病人進醫院，叫了一輛汽車來。

『我說嗎？是醫院那就好辦』。汽車夫放心地撥動了機件。

街上沒有人。我們的汽車在衝破空氣時發出巨大的吼聲。

『怎麼樣？有些生意不做』？我問。

『是啊』！他點了點頭，用那過慣夜生活的蒼老的聲音說：『有些地方我們是不去的，比方說過橋，我們就不希罕賺這一筆錢』。

我想到前些時，報紙上曾記載一則汽車夫被殺的新聞：

『是不是爲了那汽車夫的事件？』

『唔，是的！』他開口謾罵起來，顯然是頗爲不平地被激動了。『你知道是怎樣嗎？』他把頭向後面側動了一下，藉以惹起我的注意：『哼！他們把汽車夫用繩子綁在頭頸上，一端結在汽車後面，開足馬力向前跑，你說結果會怎樣？這班東西，真是狠心啊！就這樣把一個人活活拖死，眼睛鼻子都拖得稀爛，骨頭也都被拖做幾段……』因爲汽車轉彎，他稍爲停頓了一下！『就這樣，一個人活活拖死了，爲了搶生意，隨便害人生命。』燈光射到他的臉上，我從他後面的肩背看去，似乎含着很深的忿懣。

『本來大家是不知道的』。在沈默了一會之後，他接着說：『空汽車放在旅館前面，人却沒有了，可是，汽車後面却有一段繩，和發現的屍身上所繫着的一樣。於是發現了……噫！簡直是不成人形』，他搖搖頭：『你說這班人惡毒不惡毒？』接着是一長串惡劣的咒罵。在黑暗中，我看不出他那時臉上的表情！但我

從他肩背震動上看出他是憤怒得厲害了。

『我們現在再也不過橋，我們不想賺這幾個錢，倒看這班東西有什麼好收場』。稍爲一頓，他突然改變了話題，極興奮地說：『我們的東家送了三百輛卡車給政府，你知道嗎？』他給我一瞥，看見我沒有反應，似乎帶有責備的神氣：『我本來是要派去的，後來因爲別的事，換了人，唔，如果抗戰勝利了，大家都有好處的』。

『你說，中國會打勝嗎？』我問。

他一隻手轉動車盤，半身向着我滿臉驚異的表情：

『你是說中國會打敗了？這幾天報紙上打得這樣好，中國會打敗？』

我沒有回答，因爲車子已經開到醫院門口了。

我突然有個想頭，希望看見他的臉。我想，大概在他臉上會有什麼發現吧！

然而完全出我意料之外，在付錢時，燈光照見的是一個極爲平凡的，慣過夜生活的蒼白的瘦臉，接了錢，他立刻開了車走了。

擦皮鞋的小孩

我們正圍坐在旅館房間僅有的一張桌旁，談論着早晨市中心被轟炸的慘況，各人的心境都爲那難以忍受的印象所苦惱，攪擾得異常不平靜，一個朋友痛罵着……人，幾乎要大聲嚷起來；另一個却在喟嘆，但大部份都是沈默着，用牙齒咬着嘴唇，眼睛裏射出仇恨的光輝。

窗外是五月的天空，飄動着晴朗的白雲，一塊一塊的彷彿熱帶荷蘭樹的叢林，濃郁而又森密，太陽的白色的光射在冷寂的街道上，這不像是初夏，也不像是白天，然而更不像是嚴冬，或夜晚，有一種氣氛飄壓着，這是一種令人躍動的冷靜，在冷靜的後面藏着火與力……

突然，房門開了。

進來的不是茶房，出人意外的，是一個小孩子。

『先生！要擦皮鞋嗎？』

一張平凡的，為太陽曬得黝黑的小臉，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骯髒的污泥，在他臉上畫下了幾條黑線，一頂顯然不是他的破舊的大草帽，翦了邊，歪戴在腦後。

我們看出來了，在他的手上，有一個白鐵匣子，那裏面放置着幾件瑣碎的東西，那大概就是擦皮鞋的用具了。

我們沒有響，覺得這孩子有點奇怪：為什麼在這時候來兜人擦皮鞋呢？

『不要！不要！』一個性急的朋友對他揮了揮手。

孩子前進一步，用懇切的調子：

『先生！擦一擦皮鞋吧！』

我們大家互相望了一眼。

『這孩子怪有趣味的』，一個朋友對我說。

「你爲什麼要擦皮鞋呢？現在不是很危險嗎？」

「危險」？孩子帶着滿不在乎的神氣張大了他的嘴，但立即恢復了原樣：

「我是不怕鬼子的，我不跑」！

「許多人都跑了，你不跑」？

「我不跑」！他重複了一句，很鎮定，這語氣不像是從他這樣年幼的孩子的嘴裏說出來的，我看了看他，仍然是那最習見的平凡的臉。

「可是，我的媽，她是女人家，年歲大，她是要到後方去的，留在這兒沒有好處，還有我的小弟弟，剛剛會走路，太小了，前天我把他們送到鄉下去了，這樣，是比較安全一些」。

這孩子冷靜地，有頭緒地談着，彷彿是一個成年的大人，沒有一絲躊躇的擔心的表情，他站在我們的中間，突然變得和我們一樣高大了。

「幾歲了？你」。

「十三歲」！

真的，他不會說謊，他是那樣的矮小，站在桌旁，比桌子高不了多少，在那張平凡的臉上，仍然可以看出那童稚的皮膚和表情。可是他的聲音，却不知怎地很粗老，和他的年齡很不調和。

『十三歲不算小啊』！他看了看我們，顯然看出了我們的驚異，於是解釋着說：『打仗的不是有很多的少年隊跟我一樣大嗎？我聽說一個只有十二歲，也曾殺死了兩個……兵，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他用槍在他們不注意的時候，打中了他們，真好啊！……』他的語氣裏帶着羨慕和敬仰，好像在追念着那個場面，他的小眼睛異常有神地望着前面。

『我媽媽到鄉下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在這兒，我現在放心了。我從前給人家擦皮鞋，現在我還是給人家擦皮鞋，我不走』。他向我們望一望，似乎發覺了我們臉上存在着疑問，立刻解釋似地說：『你們以爲我小，不相信嗎？不，我是有主張的』。他說到『主張』兩個字時，彷彿是一個堅定的思想者，宣讀他的道義：『我得留在這兒，我不跑，我不怕鬼子的飛機，我親眼看見的，先生！我的爹

爸——他是一個多麼好的人啊，他會做一手好皮鞋，和皮鞋店裏做的一模一樣的好，鄰舍都願穿他的皮鞋呢！——可是，他死了，死在那一次的炸彈底下。那一次不止我的爸爸，還有高老頭兒，王燦，阿五，他們沒有地方躲，鬼子的飛機是找着他們丟炸彈的。他上街去買米去，確好在惠壽路，五十架飛機呼呼地飛來了，他躲在騎樓下，接二連三的，鬼子丟下了幾十個炸彈……他死了，我和媽媽趕上去，連屍身也找不到。尋了許久，只找到一頂帽子，一頂破的草帽，我們是認識的，你看，就是這一頂草帽」。

那頂大草帽，現在是從頭上脫下，握在他的手裏了，那污穢的小手把帽子轉了一圈，好像那帽子是剛剛從一個忠厚的老頭子頭上取下來似的。

「我媽媽不給我戴，說是收着好紀念爸爸，最後，我還是搶來了，我說：我為什麼不可以戴呢？戴着不會忘記爸爸，會復仇的。這樣，媽媽就答應了。我把帽邊剪去了，這不是很好的一頂帽子嗎？」他拿給我們看。

的確，這是一頂好帽子，對於這孩子是太好了。

『每天我給人家擦皮鞋，我可以活着』。

『可是，如果鬼子來了呢？』

『鬼子來了，我還是替他們擦皮鞋啊！』

『……鬼子的皮鞋你也擦？』

『爲什麼不擦呢？我懂得擦皮鞋，擦皮鞋的門道，不相信，你來試試看。鬼子的皮鞋要光亮，他們是一定要我替他們擦的，我可以慢慢和他談啊！我可以說：

「大將軍！你不要擦擦皮鞋嗎？」

我接着再說：

「擦亮皮鞋是有好處的」。

「他一定會答應我，於是我就給他擦皮鞋，專心一意地給他擦皮鞋，他一定非常高興，高興得忘了在他身邊有一個小孩子，而這小孩子是一個中國人……我可不是一個中國人？於是，他不留意我，那時候，他會看着別處，好像看一張鬼子報或是和人談着什麼的，這時候，只要一秒鐘，一秒鐘就夠了，我已經練習了

很久，我是有氣力的，你且看看我的臂膀，而且我根本就不怕他，你們說我怕什麼呢？我已經預備好了，就只等這個時候」。

站在我們眼前的，不是一個孩子，是一個鐵一樣的巨人，他巍然立在屋子當中，用他的眼睛掃射着我們；用他的拳頭揚在空中。

在他的手中，握着一柄鋒銳的小刀，陽光射在刀鋒上，發出閃閃的亮光，我們已經明白了。

「我一定要殺死一個……人纔行，兩個更好。他們說我這把刀太小，殺不死他們，不，我已經磨了好幾次了，牠很鋒利，我只要揀一塊容易插進這把小刀的地方，只要一下，就叫他動彈不得，我相信，一定會殺死他，連叫也來不及」。

大家屏息着，嚴肅地聽着這一段話，沒有聲響，中午的太陽射到房子裏來，一長方塊，落在我們身上，感覺到熱鬧。但是街上仍然是冷靜的，沒有聲息。

在沈默了一息息後，孩子用另外一種調子說：

「先生！擦皮鞋吧！」

我們沒有回答，面對着的是一個年幼的中國主人，大家用沈默代替了敬意。

突然，一種令人驚恐的氣笛聲響了。

『警報來了』！

全旅館只聽見一陣雜亂的聲音。

我們習慣地往外跑。

『先生！不要怕，我知道怎樣躲法』！

我們跟着他走進地窖，然而他却走了。

老人

『……二月的末日，母親患肝病逝世，她在病中曾關照我寫一封信給你。老人臨終是異常悽寂的，旁側只有我和妹妹，沒有一個兒子。

今年的冬是多冷靜啊！……

千代子 三月十二日

春天將盡的時候，一個微寒的早晨，有一封經過幾番轉遞，寄自東京的信送達我的手裏。讀完了這封簡短的來信，使我記起那久已遺忘的往日。

……

一個異國的老人，和善而且慈祥，用懇切的照顧對待一切她所認識的人，使人感到彷彿在自己家裏一樣。

她是一個寄宿舍的主人，三個女兒幫助她整理那優秀，整潔的房間。

這寄宿舍開設在市外幽靜的地方，牠有一個美麗的名字：『若翠寮』。

由於主婦的殷勤，許多中國留學生居住在裏面，幾乎把牠中國化了。

主婦是一個五十開外的女人，矮小的身材，怕是由於過度的勤勞，身體很枯瘦，她老是愛指揮女兒揩抹那已經光滑的地板，再不然便跪坐在火鉢的旁邊，微笑地招呼進出的客人，有時更和他親切地攀談。

我是不善於講話的，老歡喜閉了門，坐在書桌前閱讀那些甚為醉心的古典作品，或是呆看着窗外的風吹動無花果的樹葉，描摹那作品中的形象。然而，在這時候，老人常會推門進來，打亂我的思想，她面孔上所流露的溫和，常常迫着人難以拒絕和她閒談幾句；而且她總是那樣關切地詢問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國家……有時更說到她自己的身世。

主婦的丈夫已經死去許久，他沒有遺留下什麼給她，除了幾百塊錢和幾個成年的孩子，然而憑着她一手經營，却建立了這一座營業異常繁盛的『若翠寮』。

不用一個下女，三個未出嫁的女兒都辛勤地幫同她處理全寄宿舍的事務：大女兒千代子專門管理炊事，每天做全寄宿舍旅客的飯食；二女兒花子，是一個啞吧，老是沈默着整理庭園，或是拿着抹布，揩拭玻璃窗，最小的一個因年幼不能做什麼事，只在中午傍晚的時候爲客人送飯。除了三個女兒，老人據說還有兩個兒子，但是我沒有見過他們，只在秋假的時期，我會看見一個着黑色學生服的青年在客堂中走動，他老是保持着緘默，把他的眼睛藏在極深的近視眼鏡裏。

這便是她的小兒子，現在正在高等學校裏讀書。

關於她的大兒子，却有着一個悲慘的故事：

當「九一八」的時候，許多青年在「大和魂」的美名下「入營」開發到滿洲，她的大兒子正是其中的一個，然而不幸，在他還未能完成使命之前，却患了一種精神病，那種病的特徵是不歡喜做任何的事，不歡喜吃一切的東西。一句話，失去了生活的興味。看着身體一天一天的瘦弱下去，醫生診察了好些時候，找不出牠的病源來。大家都認爲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毛病，並不把牠當做一回事。可是

病人却再也不能忍耐了，白天，晚上，他都爲那些惡夢所糾纏着，他老是想到了那可愛的，令人追憶着的故鄉，他不斷地夢想着回到故鄉，然而，他把這心思祕藏在心裏，並不講出來，因爲功業未成歸國是可羞的事。但是，在他終於忍耐不住吐露出來時，他已再也講不清——因爲『死』已經踏上他的病牀了……

母親不會相信她的兒子會死在異國，可是她却接到了那不容置疑的骨灰。

……我住進『若翠寮』時，這件事剛發生不久，老人老是悽苦的對人訴說這悲慘的事件，但是誰也不能瞭解他的心情。

蘆溝橋事件剛一爆發，我準備回國，可是却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以一個無證據的藉口被日本刑事逮進了監房，在污穢的監房中關着，幸好遇着了一個相熟的醫生，他肯通融，用肺病的理由使我恢復了自由，我在不幸中慶幸我的大幸。

回到寄宿舍，馬上整理行李，準備立刻起程，因爲第二次熟醫生是不容易碰到的。

當我整理東西，爲太多的書籍所困惱坐下休息的時候，突然，我的門被推開

了。

「葉君！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們多不放心啊！但你終於是回來了！」站在席子上的是房東主婦，她懇切的聲音和泛在臉上慈祥的表情，像春天的和風吹向北極，我突然發覺到在這裏還存在着人類的溫情。

怕是由於我驚呆的表情，她有點不安，立刻走近了幾步，用微細的聲音對我說：

「你這是做什麼？葉君！」她看看我整理好的東西，「是要走嗎？」

一種本能地警惕，使我不願意作答，我突然嫌惡起這個老女人來了，我希望他馬上離開我，愈快愈好，好讓我趕快完成工作。

可是，她並沒有走，只用皺小的老眼望着天井的對面，通過走廊，和我一樣的房间，我看見那裏都空着了。

寂靜，只有無花果樹的大葉輕掃着紙窗。

空漠中聽見老婦人一聲嘆息：

「你不知道呢！葉君，我的小兒子又出征了」。

「哦」！我淡漠地回答。

「我只有這一個兒子，可是，他又離開我走了」。她的聲音幾乎變成嗚咽。我沒有話可以安慰她，因為我的心裏早被一種憤恨填滿了。

全寄宿舍靜默着，微風吹動籐草的枯枝……

黃昏到了，我從外面回來，發現屋子裏整理好的箱子上有一籃精美的水果。

「葉君！這是媽送你的」。老婦人的小女兒推開木門用膽怯的眼光看着我。

「不用啦！謝謝你們」！當我把水果仍然送還老婦人時，她顛巍巍地站着不願接受，但也說不出什麼話來。

「我只要帶一隻手提包，東西多了，很麻煩，水果還是你們留着自己吃吧」。

「這是我們唯一的禮物」。老人的眼角上似乎有眼淚。

天逐漸暗下來。

「晚上走好」！老婦人撫撫我的手臂說：「我要千代子幫你叫輛汽車，倘若有什麼刑事來麻煩，我就說你還住在這兒，好讓你走得遠遠地，你儘放心」。

三分鐘後，遠處有汽車駛近的聲音。

當我乘上汽車時，老人又趕上來向我說：

「葉君！你一切的東西，我一定爲你好好保存，只要我的女兒在，你總可以拿得到的」，她指着大女兒：「恐怕我……我聽不清楚她下面的說話，因爲她用手巾把臉掩了。」

「再會啦」！

「再會啦」！

急馳的汽車，把她們扔在身後。

.....

久已遺忘的老婦人却在今日回到我的回憶中，我不禁想到她的小兒子。

「大概已經死在江南了吧」？！

懷念（代跋）

——給L

夜深了，正是清冷的月息在對面的屋脊上，我想起那藍色的天，海，遠山……
難得有這樣一個較長的時間，讓我懷念，懷念那不顧一切，緊握着一團火，在烈日下奔走的友人，我彷彿看見他們在海邊，在橡林中，在椰子樹下，一道兒活潑地談笑，歌唱，然後是嚴肅地計畫着明天的工作。

然而，L！我知道你却不得不靜悄悄地埋頭苦幹。

我們終於是分開了，我一直記着你熱情的以至欲淚的挽留，那使我感到溫熱：「這世界是多可愛啊！」

兩年來的熱帶生活對我是一個體驗的旅行。最初，我同朋友們曾住過海邊，

聽着松濤和沙灘上海潮的聲音，一面談論着將來。

然後，那個神聖的日子到了，於是，整日在不知休息，不知飯食的生活中過着，夜晚，如果有暇，我們便唱着歌，圍坐在永遠碧綠的草坪上，迎着風，迎着海，像是要將聲音傳到海那邊去……

每天在馬路上奔跑，讓汗水浸濕了衣服，叫着，說着各種各樣有關祖國的事。在那一次巨大的事件中，我曾在午夜乘了腳踏車去會過着黑色衣衫的人力車夫，希望他們爲民族爭光，他們從睡夢中醒來，睜着熱烈的同意的眼睛……

在金馬崙高原，那兒有我的追憶，幾十個青年在谿谷的茅屋中，說是避暑者，但却成日成夜地討論着，計議着，只爲了如何有效地援助新生中的祖國。

沒有欣賞美景的功夫，任瀑布由山林中流下，綜綜地唱着歌曲，任大理花，菊花（那些在熱帶別處再也見不到的花）開遍山野。我們在誰也不知道的時候來到，又在誰也不知道的時候去了。

然後，我們同住過巨大錫鑛場附近的小鎮上，夜晚在朦朧的月色下，帶了鎗，

在紅毛丹樹林中打飛鼠（即蝙蝠）；又住過骯髒的黑暗的樓上，成天看不見太陽，但計議却一直沒有停止過。在雨中，我記得到過一個漁村，滿地曬着魚乾，風中飄浮着腥氣，滿屋子全是蒼蠅，在這兒我們談說大家必需有的團結，親愛……

如今遠隔着海洋，然而，我卻不會忘記。

本來預計的一部長篇小說，被不足的時間切斷，這兒只化成一些斷片，而那最重要的地方並沒有寫到（我要留着牠在別處使用）如果不嫌短少，我仍然獻給你，還有那些共同生活過的友人。

故國秋天即將來到，夏天的烈日即將過去。接着到來的將是冬天，這正是足以堅實作事的好日子。

然而我懷念『那永遠的綠』色，『透明的藍』色的，沒有冬天的熱烈生活。有一天，我們將再會在這生活裏見面，即使不在熱帶。

那時，我將重複地說：『世界是多末可愛啊！』
而今日，我們將爲了世界的可愛，艱苦地活着。

一九三九年秋香港

53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國 祖 懷

角五幣國價實

(費匯郵加酌埠外)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月初版

甸君錢 金 錫 者編主

天 吳 者作著

社潮新藝文 者行發

店書葉萬 售經總

號一十里寧威路寧海海上

萬葉書店新出及經售書目

時代青年叢書	初級中學適用	文藝新潮社小叢書	文藝新潮社小叢書	文藝新潮社小叢書	抗戰文藝代表作集	抗戰文藝代表作集	世界文學名著譯叢	中國戰事小說	長篇學地
新哲學基礎讀本	中學生作文正誤	大樹畫冊(畫集)	鮑志遠(四幕劇)易卜生著石靈譯	懷祖國(散文)吳天	第一年代續編	第一年代白曙	黎明的古國	愛國者	下
巴克	陳適	豐子愷	實價五	實價五	雲峯	石靈	勃克夫人著朱雯譯	美國賽珍珠著朱雯等譯	火
著實價八角	著實價七角	著實價三角	實價五角	實價五角	野風合編	近仁合編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一角	德國列普曼著朱雯譯
			角	角	實價九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一元

文藝新潮副刊第一卷第一號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者

宇文節

零售每册

國幣五角

林之材

預定六册

宇文節

三元十二

發行所

文藝新潮社

册六元十

總經售

萬葉書店

八册九元

上海海寧路咸寧里十一號

上海五洲書報社

二十四册

成都東方書社

十二元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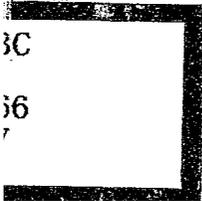
重慶華中圖書公司

費均免收

特約經售

昆明上海雜誌公司

費均免收



1979
2672
82